

624A
:23

治道

歷代名臣奏議

卷四十七
之四十九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四十一

治道

宋高宗時提舉萬壽宮兼侍讀張守上奏曰臣仰惟陛下憂勤念治行已十年自去冬虜人不能南渡今秋湖寇蕩平中興有期內外延跋然人心惴惴猶有外侮之憂臣切以謂夷狄未寘莫先自治蓋修政事所以攘夷狄也伏願陛下念艱難之舊業恢久大之遠圖無過不及也建大中以承天心勿貳勿疑也極志誠以盡群慮任賢則責其大功而待以持久使能則略其宿負而用其所長保固淮甸以定駐蹕之都獎拔偏裨以分尾大之勢愛惜名器財力以革佻倖之習崇獎忠厚端慤以銷朋比之風凡此數者安危所繫其他細故不足為陛下道也然以陛下英睿天縱於此數者少留神焉中興之烈不難致矣書稱成湯之德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德所以日新而不窮

者終始惟一而已。雖書生常談而本之治道無出於此。惟陛下果斷而力行之。

守又上奏曰。臣久去軒陛。孤陋寡聞。比蒙召寘。經帷復聘。稽之清光。千載之遇。敢不竭愚慮以濟天聽。竊惟今日之先務有六。而夷狄不與焉。蓋夷狄未嘗不先自治。試為陛下畢其說。一曰立國。二曰察言。三曰任賢。四曰使能。五曰抑僥倖。六曰沙朋黨。何謂立國。陛下巡幸江浙。行且十年。去年虜騎不能渡江。入秋以來。復無他警。議者便謂長驅深入。恢復中原。以立大功。時不可失。臣以謂今日之驍將勳兵。蓄憤養銳。固可行箠而宮劉豫。頓轡而還舊京。然不遇策無寧實為一時美觀。而未為國家長久之利也。何者。敵國尚強。藩籬未立。秦晉歸魏之地。強兵健馬之區。悉屬於虜庭。使起復州縣。能保有其土地。而撫養其人民。千里饋糧。能不乏乎。為今之計。當一意經理。

淮甸。以壯屏翰。駐蹕建康。暫為別都。儲粟練兵。日為不可攻之計。然後待時而動。一舉而圖萬全。此立國之謀也。何謂察言。伏自陛下大開言路。謀行計從。上之宰執進呈。次之臺諫論事。下之百官轉對。遠之草茅上書。發言盈廷。未易決擇。又况知言自古所難。臣頃承乏臺屬。首嘗以伊尹之言告陛下矣。曰。有言逆心。必求諸道。有言遜志。必求諸非道。臣每謂聽言莫要於此。蓋不知人主所向而言鮮有不逆者。迎合人主所向而言鮮有不順者。因逆心而求其是。因遜志而求其非。則十已得五六。然後考覈其邪正。參訂其虛實。於是或用或捨。鮮有不當矣。此聽言之要也。何謂任賢。宣王之中興。任賢使能而已。禹之戒舜。則曰。任賢勿貳。所謂任者。非止崇以爵位。富以祿廩而已。求之欲審。付之欲專。疑則勿用可也。用則勿疑可也。求之審。則當其才。付之專。則盡其用。孟子所謂左右卿大夫國人皆曰。賢而後用之。

則求之審矣。齊桓之用管仲。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則付之專矣。不然則畏首畏尾。救過不給。何暇展四體而修職業乎。夫求之既審。付之既專。又在久任以責其成功。堯豈不恤昏墊之民哉。蓋守當時三考黜陟之法也。况或一時之舉措有纖芥之失。一人之愛憎有毀譽之私。隨即廢置。不惟不盡其材。而法令弛張。莫知其端。恩讎報復。各快其意。徒為紛紛。無補治道。臣願陛下苟得真賢。則略其細故。不規近効。以責成於持久。此任賢之道也。何謂使能。能則與賢者異矣。使之則與任者異矣。賢者而後使之。則無以盡其心。能者而信任之。則必有誤於國。蓋才可以辦事者。未必賢也。左右近習。百司庶府。各因其能。使辦一職。則事無不舉。然非當信任也。又在棄其小瑕。錄其大略。捨其舊惡。許其自新。故使督使勇。使貪使愚。如封倫裴矩以姦亡隋也。而以

智佐唐。李祐賊將也。而卒縛吳元濟。天下之才。未嘗不可用也。顧使之如何耳。若乃以春秋責備之義。以使能。則能者不得而用矣。能者不得而用。則不過取夫碌碌闒茸不才之人。夫闒茸不才之人。雖無顯過。而敗事必矣。不可不戒也。此使能之方也。何謂抑僥倖。艱難以來。風俗敗壞。貪懷苟得。熾於前日。在下者既啓僥倖之心。在上者遂行姑息之惠。名器日輕。費出日廣。民力愈困。國勢愈弱。朝受一命。則夕圖堂除。一有除授。則繼求遷擢。除代至三四輩。待次至十餘年。稍加裁抑。則謗起於下。而怨歸於上。甚至以危言上惑宸聽。卒如所欲。而後已。為今之計。痛加裁抑。勢或難行。如內外官吏。足以任使矣。不必更增負闕也。既有代人矣。不必更有除授也。官吏將士之俸廩。足以贍養矣。不必更有增益也。人既習安。無所歸咎。至於為人而設官。有求而必予。於是紛紛競起。人有覬覦。而紀綱日隳。無以善後矣。

在稍嚴資格。獎用靜退之士。以息浮競之風。凡妄行申請攀援不已者。痛懲而申儆之。則息僥倖之漸也。何謂破朋黨。朋黨之禍。尚矣。孔子曰。君子群而不黨。則君子固無黨也。然義理所尚。不謀而同。故君子相遜。或三十亂。同心同德。帝王之盛節也。小人欲排陷君子。將一舉而盡去之。求其過而不得。則一指以為黨耳。善乎歐陽脩之論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予人者。必進朋黨之說。漢之末。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徒而已。唐之末。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從者皆庸懦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徒而已。所謂一言喪邦者如此。豈不痛哉。古者上以直道用人。故雖讎而興焉。誅蔡叔而封燕仲。下以直道自任。故祈真舉其子。崔祐甫多除親舊。載在經史。號為美談。况非父子親舊。而以其類逐之曰朋黨。此何謂也。本朝慶曆之間。韓琦范仲淹杜衍富弼輩嘗以為黨而盡逐之矣。以至元祐之間。又以司馬光等命之曰姦黨而禁錮之矣。大抵人指以為黨者多賢士。凡進朋黨之論。亦必痛懲而申儆之。破朋黨之策也。陛下於此六者。每致意焉。則中興之期。指日可待。其他細故。不足為陛下道也。然以陛下之美睿天縱。固深明乎此。而區區以為獻者。特在於果斷而力行之耳。能果斷而不疑。力行而不息。又必以誠意先焉。大學曰。欲治其國。先齊其家。欲齊其家。先脩其身。欲脩其身。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誠其意。故誠者。天之道也。臣願陛下正心誠意。造次不忘。終始惟一。董仲舒曰。事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書稱湯德日新。蓋欲常新而不弊也。詩稱湯聖。欲日躋。蓋欲有進而無已也。惟強

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書稱湯德日新。蓋欲常新而不弊也。詩稱湯聖。欲日躋。蓋欲有進而無已也。惟強

而行之。則聖帝明王。異世同符。人自歸心。天自悔禍。天下不足。治四夷不足。平。中興之業。不難致矣。顧雖書生。常談無新奇可喜之論。而臣區區。平昔篤信而可行者。不過如此。惟留神裁擇。天下幸甚。

胡寅上言曰。臣聞善建室者必立基。故作舍道旁。則三年不成。善奕碁者必布勢。故舉棋不定。則不勝其偶。為天下國家。猶建室與奕碁。爭勝如奕碁。而無成謀。其可乎。陛下總師履樞。十有二年。中原之禍。益深。生民之力。益困。中興績效。茫然未立。夫以聖學日躋。恭儉克己。臨朝向久。明習國家事。可謂誼主矣。然為其事而無其功。豈不曰計畫未嘗前定。故歟。人主之職。莫大乎論相。人才政事。皆由相而後舉。今十有一年之間。易相至於九人。賢者用未及盡。憂讒畏禍而已去。不肖者持祿懷寵。坐待黜免而後行。昨日所用之賢才。明日指為邪佞者有矣。今日所行之善政。他日以為誤國者有矣。朝廷無不改之

今。臣下無久任之功。軍士無堅守之心。百姓無固結之志。持此而欲語中興。豈不猶充飢以畫餅。利涉以土舟者乎。宰相不職。而更用賢才當也。數不職。數更用。昔人所謂誤。豈可數。無乃陛下知人之哲。亦有愧於古耶。夫此九相者。其操術智慮。必不盡同。求其同而用之。又將疑其為朋黨。求其不同而用之。正猶病者用醫。一以為寒。一以為熱。一進溫補。一專導利。務為不同。以苟免。而病者亦斃矣。然則國家何利焉。坐此之故。奔競恣睢。惟利是從。而仕風愈壞。或和或戰。俄怯俄勇。而軍律益隳。改更紛錯。前後乖違。而政事益不修。舉措既煩。財用橫費。而生民益不樂。夫此四者。國恃以存。今而若此。雖月行一美詔。時建一善事。僉言稱薦。收召一君子。交章論列。罷退一小人。祇為無益而已。淺士短識。久誦中興。智者寒心。方憂極弊。若不及時。大有變革。改紀國政。以趨事功。而因陋就簡。日復一日。至於智者無以善

後之時。正使良平復。不能為陛下計矣。昔先武中興。東晉南渡。其
所措置。務適時宜。於舊法亦不盡循。事雖不同。同歸於治。伏望陛下
慨然遠覽。詔兩府大臣及侍從臺諫官條具今日立國之大計。經久
可行之務。損益因革之宜。各令展盡底蘊。於十日內畫一具奏。陛下
留神省覽。斷自聖裁。若大臣議絀。則參用侍從臺諫之言。若論思疏
駁不當。則專守廟堂之策。仍集百執議于都堂。衆心僉同。三占從二。
定為國論。以次施行。從此者嚮用爵賞。違此者威用刑罰。加以歲十
力行固守。庶幾經綸有叙。民聽式孚。可冀中興之效。不然。雖人言衆
多。文法良是。而大計不定。猶丹楹刻桷。輪奐翬飛於浮沙之上。水三
則蕩然矣。雖卒武兵利。若可禦敵。而勝勢不立。猶坐分客主。局合籠
鮑。而一枰之上。無有生眼。亦不待戰。罪計路而後知其弊也。今虜寇
汴京。士氣恐懼。重斂歲久。民心已離。惟陛下早圖之。若才遜。致其

行極溺。臣不知所稅駕矣。

宣又上言曰。臣聞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成位乎
兩間。則與天地合其德。故體元者。人主之職。而春秋謂一為元。元即
仁也。仁。人心也。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則百官萬民莫不正。而治道
成矣。堯舜禹傳心之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心謂利欲之私也。
行乎利欲。則背於義理。豈不危乎。道心謂義理之公也。公與私在一
念之間耳。私欲蔽之。雖離婁不能自見也。豈不微乎。惟危。故妄之為
難。惟微。故知之為不易。是故三聖研精審擇。而懼其雜。致一不二。而
懼其放。不雜不放。本心昭然。然後能執守中道。無所偏倚。猶鑑明水
靜於人之美惡。無不知也。猶權輕重。度長短於事之舉措。無不當也。
以此為元后。而仁覆天下矣。周禮既衰。孔子作春秋。首明此心。以示
萬世人。君南面之法。更秦絕學。異端並作。言黃老者。以虛無為心。明

申韓者以慘刻為心。好攻戰者以權謀為心。發倫類者以奸賊為心。心體既善。其用隨失。學士大夫謂誠不如詐。謂正不如諂。謂道德不賢於術數。謂教化不捷於法令。道經雖在。而帝王之迹熄矣。陛下濟哲文明。性與道合。舉天子之事。傳仲尼之心。使黷文不衰。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夫源清者流澄。本端者末正。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必有其功。今士風陵夷。四維未張。惟利是從。不顧義理。利在粘罕。則欲以釋怨。悅其心。利在劉豫。則欲以友邦。通其好。利在遼國。之宰輔。則欲為之羽翼。以助其飛。利在粘權。之將帥。則欲為之疽囊。以厚其毒。姦邪回適。民之所惡者。相與封殖。之使不搖。守道秉節。天之所好者。相與傾擠。之使不立。邪說爛漫。人心不正。未有甚於此時。聖人所為懼。春秋所由作也。今陛下於仲尼百世以俟之意。聖性既自得之。若夫體元居正。端本清源。力行所知。以收撥亂反正。天下歸仁之效。更

加聖心焉。則何畏乎女真。何憂乎叛賊。何難乎中興之業哉。

寅又上言曰。臣謹考歷古帝王保天下之要。以民為本。而得民心之道。以食為先。此腐儒之常談。亦經邦之至論也。舜命十二牧曰。食哉。惟時。箕子陳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人之有食。猶魚之有水。水盛則魚繁。減則魚耗。涸則魚死。至易見也。民獨何以異此。方七國爭雄之時。爭地以戰。爭城以攻。尚權謀。棄仁義。謂可以朝諸侯。有天下。而孟子獨以農桑牧養之事告時君。莫不以為迂闊無効。是時惟秦兵力最強。鞭笞四海。卒立為帝。孟子之言。真若迂闊矣。秦惟兵之強。而不恤百姓。視民如草芥。朝芟而夕刈之。曾不二世。而雍州之地。靖函之國。為他人所有。則孟子之言。乃至急至切。而非迂闊也。臣觀今日民力有水涸之勢。其可憂不在粘罕之下。願陛下勿以為腐儒常談。使臣得畢其說。趙充國。西漢名將。曹操。三國英雄。其用兵無不屯田積粟。

而今日之兵。開口待哺。此何理也。自司馬法及戰國以來。家情自起。頗牧信布之流。臨敵制勝。無不計首級。而今日功狀。皆言不令斫。一布掩殺。橫屍幾里。或入水不知其數。此何理也。自古臨敵有用命者。有不用命者。故藝祖皇帝嘗出入行間。以劔斫士卒皮。其記其進縮者。事定而誅之。若其摧堅陷陣。則賞不旋踵。是謂有賞有刑。旌別勇怯。而今之賞。功全隊轉授。未聞有以不用命被戮者。此何理也。自古行賞。其將帥勲伐尤異者。則遷其官秩。或封以國邑。若其士卒。則犒賜而已。或以金帛予之而已。今自長行以上。皆以真官賞之人。扶券曆。請厚俸。至於以官名隊。此何理也。自古利權盡歸公上。予奪操縱。惟君所命。如李牧之軍市租。如藝祖命邊將回易之類。則衣糧器械。賞設之賈。皆出其中。今煮海權酷之入。遇軍屯所至。則奄而有之。闡闔什一之利。半為軍人所取。至於衣糧。則日仰於大農。器械則

取於武庫。賞設則盡資於縣官。此何理也。自古制兵。有事則付之將帥。無事則歸之天子。光武中興。可謂馬上取之之時矣。猶且不假將帥以久權。鄧禹取三輔總數十萬眾。一旦無功。奪之如探囊中物。今總兵者以兵為家。厚自培植。若不復肯捨者。曹操曰。若欲孤釋兵。則不可也。燕乃類此乎。自建炎以來。易置宰執。凡四十餘人矣。謀慮不威。政事不善。雖台衡之重。股肱之親。一言而去之。何獨於將帥而不可。遣退以均勞逸之任。拔沈滯之才乎。此又臣所未曉也。自古制兵。必有實數。戰鬪則有數。北平居則有死亡。緩急則有散逸。此不能免也。今諸軍近者四五年。遠者八九年。未嘗開落。死損折傷之數。豈皆不死乎。抑隨死隨補乎。逃而不以告。敗而不以告。死而不以告。補而不以告。不可也。以補者之姓名。克死者之姓名。以死者之妻子為補者之妻子。不可也。不然。軍籍何自而無缺乎。此又臣之所未曉也。自

古制兵必去冗食。存精銳。分為等級。如所謂百金之士。千金之士。戰之所恃。以必勝者。其餘充聲勢。備輜重而已。則所以食之役之者。不敢與銳卒班焉。雖其等如是。然無非軍旅之困。是今諸軍則無所不有矣。避賦役。免門戶者。往焉。納賄賂。求官爵者。往焉。查過答不得仕者。往焉。犯刑憲。畏逮捕者。往焉。遠科舉。失士業者。往焉。則人有弊黨。故舊之人。百工手藝之人。方技術數之人。音樂舞戲之人。彼所以輻湊雲萃者。非有勢以庇之乎。非有利以乘之乎。不覺人生各有業。何必軍之從。此又臣之所未曉也。凡今日軍政之弊。其大致如此。其詳從可知矣。恭惟陛下克己臨政。惟儉惟勤。無華衣美食之奉。無嬖婦柔曼之嬖。無宮室臺榭之觀。無撞鐘舞女之樂。無旌旗賜予之澤。寬詔屢下。以民為心。惟恐傷之。若保赤子者。九年於此矣。加以東南諸路。未嘗有數千里水旱之變。民力且足。國用宜裕。而上自宰相下

至縣令。認認然日以軍食不給為莫大之憂。索之於一節歲。則無終歲而不發之儲。索之於計司。則無運轉而不竭之貨。索之於州縣。則無陳積以待調發之物。索之於百姓。則無出力佐興有餘不墮之家。然而贍軍之費。歲歲增益。日椿月椿。急於星火。要王官。置審計。以示覈實。無隱之狀。而境土未拓。叛賊未擒。讎虜未殲。二秦未復。不幸而旱蝗水潦。方數千里。連二三年。因之以盜賊。則不必結罕。黑集。劉豫。犯順。而國家之大事去矣。是豈小故。可不思所以善導之策乎。今邊防無事之時。則甲兵數衆多。食不可闕也。及疆場小警。則曰兵力不足。敵不可當也。情狀蓋盡於此。其智術機巧。不施之於虜賊。而施之於朝廷。大要在於自計而已。官愈高。則待之當益隆。兵愈衆。則畏之當益甚。至於民力已竭。國用已屈。自彼觀之。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耳。亦何足少槩其心哉。故臣謂兵政不修。則水涸魚死之喻。指日可見。

矣。臣愚謂宜於諸軍中各選取壯勇京軍三二千人補宿衛之缺。存祖宗三衙之制。使兵政有考。然後命諸將揀其軍差三等請給視之。凡上功狀。依舊制論首級。又命各舉所知可以為將帥者各若干人。就以其軍分試之。無事則分戍。有警然後聽大將軍指揮。凡疾病而死及失律散逸者。即時具數申上。闕額必聽朝旨補填。屯軍所在不得侵奪在官之利。以兩淮荒地分給頃畝。責委大將率次軍下軍受田而耕。其上軍則固護營屯。閱習武藝。諸大將宣力有年。或告勞而有疾。不當強使之。且每軍置副帥一人。參管軍馬。以俟交代。其謀議官許置兩人。一聽自辟。一從朝廷選授。諸將總軍則於州縣之事都無干預。雖建使置司。其官屬很多至數十人。坐糜俸祿。宜從減損。凡監司守令皆係王官。與陛下分民而治者也。兵將官即不得輒有按劄。凡校用使臣自為隊伍者。先會總覈。然後分番按試。若不能挽強

擊刺。即黜之。勿令竄名。凡食如此之類。朝廷改紀法制。示以必行。則兵威自振。民力自寬。國用自足矣。自古建官非為他。也。惟以為民也。凡事皆本於有民。無民則無事。無事則無官。而終不無也。故因事建官。使民出粟以養之。其治則足矣。而未有群天下之人無所職任而祿之者也。而未有以百役局餼廩以待小才有罪之人者也。今日宮觀嶽廟添差不整務。可謂姑息之極弊。非修政事攘戎狄之克務也。非寬民力足國用之要術也。此其為害亦饒餉之次。士大夫惟元臣故老有德有勞。閑煩言之欲。示思慮之人。處以官。柯差遣。自餘任事則食祿。否則罷之而已矣。猶慮貧窶可恤者。據品秩給以閑田可也。至於監當等官皆課利所出。費用所資。乃有一闕。差至五六人者。為公乎。為私乎。若其為公則不當差也。如為私者。天下吏負振多皆可以五六人而共一闕矣。何獨監當而可乎。故凡

整務。悉宜減罷也。衰亂以來。士子廢學失業。惟志於得。平時則拔置
禹。獻封事。科場則乞收試。求恩免。風俗大壞。宜有率勵之道。將來科
場。宜降指揮。特展三年。且令進修。以待後舉。比年法制。從寬。違官使
冒者衆。人得任子。仕流混濁。當相時之宜。稍澄其源。凡任子之恩。遞
陞一等。大禮奏薦者。必至朝議大夫。而後許。自是率而上之。不隔
者。仍須隔郊。得者既艱。又須嚴入仕之門。守銓試之法。未出官人。勿
令以恩例及奏辟入官。必須試選合格。乃聽注授。如此之類。朝廷設
紀法制。示以必行。則流品漸清。民力自寬。國用自足矣。則又遴選守
令。而久任之。以拊循。既困之民。民各安業。則生財之器。廣公私皆濟
無乏絕之患。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何為而不知志乎。或謂如臣所陳
乃今日大病也。而無治之之方。人徒能言之耳。臣以謂不然。彼數人
者。自陛下援擢用之。非有世家根據難取之形。陛下均見利害。命天

臣條具一幅詔書。敢不從乎。握兵而不從人主之命。彼將何理。以自
白。臣知其不敢違也。若因循今日之事。更加以歲月。則唐末五代之
禍。真可馴致矣。夫濟大難之世。必有拂衆之略。絕人之才。乃立非常
之功。光武起兵。誅討僭叛。中興漢祚。宜其蕩然施恩。以收西京人心。
然考其所為。則用法嚴密。未嘗以政悅人。至於減天下吏。真十存一
二而已。豈聞人懷怨咨。欲充無厭之望乎。孔明輔劉先主。志在復漢。
唱大義於天下。而所據險僻。又出吳魏之後。宜尚寬大。以匡蜀人也。
然考其行事。限人以爵。律人以法。其始蜀人不安。其後遺愛比之召
公甘棠。死之日。百姓如喪考妣。而不聞有舍蜀而走吳魏者。人心惟
是之從耳。處置盡公。必自帖服。不在濬洫之濟。濡沫之惠也。漢削諸
侯。七國同日反。景帝憂其得山東豪傑。袁盎曰。吳王安得豪傑。而用
之。所用皆鑄錢亡命耳。如得豪傑。亦且輔吳王為誦不反矣。自頃以

來。朝廷稍欲裁制冗濫。恤民便國。小人不利。輒從而譁之。或造為謠言。以駭動朝聽。至謂無所得於此。則携持而北去。胡不觀稱臣拜虜。有一人賢智之士乎。廟堂公卿無鎮浮之量。亦從而改度輟令者。踵相接也。嗚呼。曾謂如此。而可以振頹敗之俗。成中興之功。我太祖太宗。櫛風沐雨。東征西伐。以平藩鎮之禍。收養民之功。而陛下倒持太阿。高拱熟視。以成不掉之勢。為失民之事。臣竊憂之。伏望陛下出臣此章。明詔大臣。考其當否。早議國制。若以前人已壞之迹。今不可為。安知他日又不難於今日乎。臣不勝納忠懇切之誠。

趙元鎮上奏曰。臣向蒙陛下不以臣不才。實之宰輔。前後三歲。迄無寸功。聖度兼容。忘其所短。懇辭去位。禮意益隆。粉骨捐軀。未知所報。今者待罪藩郡。使得自佚。曾未暮年。遽叨召命。俾預經懃。示不終棄。自惟何者。辱陛下知遇如此。然臣區區之愚。有不得已者。不免仰請

天聽。臣竊惟陛下紹祖宗之業。當艱難之時。東塔儒臣。列侍講讀。非欲分章摘句。為書生事業。必將論道之餘。訪以當世之務。臣雖學識迂僻。不足仰裨聰聽。亦欲少施所蘊。時有獻替。是迺祖宗設置經筵之義。况於今日乎。臣謂陛下所當諮訪於講讀之臣者。內則政事之得失。外則邊事機籌而已。臣之思欲獻之於陛下者。亦無以踰此。臣素不知兵。然而經捍寇。粗識事宜。謂先固本根。乃議攻戰。屯大將於江濱。分精銳於淮上。首尾足以相應。聲援足以相及。賊雖強梁。欲謀深入。前迫大軍之勢。後有尾襲之虞。而我之漕運既省。民亦少生。或長驅頭舉。而身隨矣。跨河越岱。無不可者。故於臨機應變之間。反復憂慮。以持重為先。或欲置之危地。必取成功。非不可勝之策也。若今之邊事。規模宏遠。事勢恢張。固已盡善。但與臣所見。偶不同耳。亦非怯懦者所能知也。臣昧於治體。然昨在揆路。妄意區別。請朝廷之

上。屢立黨與。呂夷簡范仲淹之黨可合也。學術政事所同。而其人多忠厚老成之士。王安石呂惠卿之黨可合也。學術政事所同。而其人多才能少俊之流。至若元祐之人。與夫紹聖崇觀之黨。則不可合也。學術政事不同。而品流趣嚮之異也。故於進退賞罰之際。申覆書使人知所嚮。或欲混善惡於一途。則善類必沮傷。則君子小人於一域。則小人必勝。理之自然。害政之大者也。若今之政事議論。好惡三陟取捨。固已盡善。但與臣所見偶不同耳。亦非淺陋者所能及也。此兩事之外。其他所不同者固不一。而臣亦不敢自以為是。願禱冥之資。執其所見而已。今措置已定。法令已行。群心退。習俗丕變。夫陛下儻欲採用臣言。重為更革。則中外擾擾。何時而一。臣行年五十有三。衰疾侵尋。死之無日。亦安能遽襲所守。俛仰從人。儻使廁跡諸儒議論之末。陛下將何所諮詢。臣亦自慶無可獻之。此以下者。如美遷。

不悛。執迷難化。永為棄物。不復可用。亦其分也。是以聞命而來。逡巡恐懼。屢陳辭懇。不敢但已。誠恐進對之言與時不合。奉身求退。重取慢命。偃蹇之誅。非陛下疇昔願過許以保全之意。况自夏及秋。足疾增劇。痛楚浮腫。有妨拜趨。臣已別具劄子奏乞改除。一在外官觀外。輒敢盡布腹心。密聞於陛下。惟陛下憐之。俾臣終老山林。死無所恨。監察御史鄭剛中上奏曰。臣聞人主未嘗不欲求言。嘗患言之難聽。論事者未嘗不欲言之行。嘗患言之難入。漢文帝謂張釋之曰。早之母甚高論。今今可行也。後世學者多指以過文帝。謂其不能抗志遠大。而限言者以卑小也。嗚呼。甚高之論。詎可聽哉。大不觀時。小不揆事。辨博之說。縱之於三皇五帝之上。而濟用之實。常若玉卮之無當。是果何益。文帝戒釋之未為過也。雖然。文帝何不要釋之以至當之論。而雅意欲其卑乎。此不為無過。夫高之與卑。不相侔矣。高雖不可

縱卑固不可溺。天下之理一溺於卑則事功衰靡流弊不勝言。其夫
視甚高論者猶不啻也。人主之聽言人臣之論事使其上不縱於喜
高下不溺於太卑常守至當之論以一天下之趣向則亦何患乎言
之難聽難入哉。故臣嘗謂論治道必歸於平。論人材必歸於恕。論治
道歸於平者非謂見小利忘遠害也。見小利忘遠害則陋而已矣。今
恐務虛名者不得成貪奇功者多後患與其相夸以所難相摩而無
實易若因時順勢相與守吾可行之道敦本節用修禮正名未起者
加振未備者加飭常使上正而下自服內治而外自寬如是則所以
求治道者不其平乎。至若廢紀綱而不修蕩名節而不勵謂為遠而
不肯行謂為重而不復舉茲又人君之所宜勉也。論人材歸於恕者
非謂以小人間君子也以小人間君子則雜而已矣。今恐臯夔不可
以世有稷契不可以輩得與其舍近慕遠異世而須才烏若磨礪砥

礪觀其心術之邪正苟不至畔道而害治則自可量才而使。因能而
任常使效知無不及之事。陳力無不勝之誅。如是則所以得人材者
不其恕乎。至若倚忠為姦盜名欺世無能為而可以害吾之有為託
能言而有以搖吾之國是者茲又人君之所當去也。論治道歸於平
論人材歸於恕此所謂至當之論可以一天下之趣向者。惜乎文帝
獨不以是而要釋之耶。恭惟陛下體乾坤覆載之德廓山藪包舍之
量謂祖宗率皆疏通耳目容納臺諫故即位以來如惠言等之官雖
衆智畢陳未必有裨於萬一而開懷屈意舜禹不能進持此以濟中
興之業固有餘裕。臣以愚賤之資誤蒙器使未知所以報厚恩者然
考之歷古其能隨事替沃開陳主意者固自有數餘非高而誕謔道
足以起世主之疑則卑而淺陋不足以廣上之心志故其說常齟齬
而不合區區淺陋之愚尚庶幾於犬馬之自竭惟陛下憐其愚而書

救之。

提點成都府路刑獄公事馮當可被召。上奏曰。臣觀自古聖帝明王。未嘗無待於學。然帝王之學。異於儒生。不在於貪多務得以資博洽之才。舍英咀華以為文章之美。在乎參諸既往之迹。揆以當今之可立政行事。以古為法。如堯舜禹之若稽古。商高宗之鑒成憲是也。陛下聖性高明。好尚純古。萬機之暇。躬覽載籍。該貫總攝。洞見百家。自開闢之事。治亂成敗之蹟。如指諸掌。其為學可謂至矣。至於立德行事。以古為法者。臣願陛下守其所已至。而勉其所未至也。自古戡定多難。必由克勤。臣願陛下剛健法天。以為再造之本。自古君論一相。用終其人。臣願陛下任賢勿貳。以立一定之規。自古任賢使能。不肯者退聽。臣願陛下旌別賢否。以絕濫吹之失。自古強幹弱枝。未嘗者先慮。臣願陛下封植本根。以戒履霜之漸。非特此數者。陛下靡聞聖鑒。洞照古今。凡古由是而治者。以之為法。凡古由是而亂者。以之為戒。則大業富有盛德日新。雖自古聖帝明王之學。何以加也。昔齊宣王好色好貨。孟子猶曰。可以為王。陛下好學。帝王之盛德也。臣願陛下擴而大之。追蹤前古。以率天下。

高宗親政策士。諭考官曰。對策中有陳朝政切直者。並真上列。太學生王十朋以權為對。大略曰。攬權者。非欲衡石程書如秦皇。傳飡聽政如隋文。強明自任。不任宰相。如唐德宗。精於吏事。以察為明。如唐宣宗。蓋欲陛下懲既往而戒未然。威福一出於上而已。昔有鑄翠之禁。而不曳地之風。未形於外乎。法之至公者。莫如選士。名器之至重者。莫如科第。往歲權臣子孫門客。類竊巍科。有司以國家名器為媚權臣之具。而欲得人可乎。願陛下正身以為本。任賢以為助。博采兼聽。以

收其效。幾萬餘言。上嘉其經學淹通。議論醇正。遂擢為第一。

劉行簡應詔條具利害狀曰。右臣伏觀本月二十七日手詔。令中外侍從省臺寺監職事官監司守令等各述已見的確利害。凡可以省費裕國。強兵息民者。條具以聞。仍已詔大臣置司修政。有言聞達。悉付講求。有以見陛下焦勞圖治。宵旰靡遑。仰師周宣。所以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之意。以惠天下。甚盛德也。然臣嘗謂修政之舉。置司而遽求之。宜也。何宜聞而久未聞耶。昔梅福以南昌尉上書乞假。輅傳至行在所。條對急政。四方之士。固願効其所聞。以為所不當緩。如福者多矣。及今始求之。豈亦所謂急政者乎。方今中原版蕩。九廟播遷。外憂猾夏之遠。夷內有弄兵之群。寇而又僭偽竊國之人。反側自疑。日夜謀我。言政之急。未有如今日者。陛下詔臣等以省費裕國。強兵息民之事。固議者所當急。矣。然事不素講。而求之於一朝一夕之間。

所謂足國裕民者。誠不知其方。欲足國則民不裕。欲裕民則國不足。一旦用度有關。郡縣吏不過陰取於民。以應公上之須。陛下亦莫得而知也。所謂省費強兵之事。亦然。欲省費則兵不益。欲益兵則費不省。加又有烏合招來之寇。行之。則糜費廩食。不足恃以為強。汰之。則無所歸。且覆出為惡議者處。此誠知其難也。今日欲為陛下論之。而不知所當先。則為不知言。陛下問修政於群臣。而不先其所自為。則為不知政。今日之事。在陛下躬行者。願莫先於省費。非謂天下之費。必待陛下而省也。以為不如是。則不足以感人心。而示好惡。政之本。不立也。臣愚不肖。待罪臺屬。于茲有日矣。竊聞陛下小心如成康。儉德如文景。篤好書。傳踰於聲色。尚方服用。簡樸無華。與士庶之家等。縉紳交歎。以謂聖慮宏遠。不以一日奢靡快意為樂也。然邇來議者。頗謂歲取左藏庫金帛之數。不減全盛時。有司告病。縉紳惑焉。豈陛下

下儉於一躬而賜予或未節耶。且左右親近之人至無厭也。不以禮法抑之。將何時而已。仁宗皇帝嘗語侍臣曰。左藏庫月供錢千二百緡。此周王所謂供王之好用。朕宮中無所費。其命罷之。當是時左右親近之人非不多也。然而無所覬覦者。知不可也。又況其間畏義知耻。與上同休戚者。雖予之。將辭焉。其不然者。皆貪得無厭。不與上同休戚者也。又何恤焉。且陛下厚於及人。而以身當天下之謗。其無乃自為謀者。踈邪。臣願少抑賜予之費。與所謂雜色供奉冗食無用之人稍鑄減之。示好惡於天下。則修政之本已立。其事為之末。乃可議耳。夫修政之目無微而不當舉。誠將次第而行之。莫若詔監司郡守縣令各至所部。詢問父老。講求一方之利害。若曰。孰利未興。孰害未除。孰民田有遺墾。孰為知兵。孰材武可用。孰土豪可任。使其當山川控扼。沿江瀕海之地。則曰某地可守。某地可戰。某地可為寨。柵廬舍。

某處可以積粟漕運。各以方略來上。然後以其說深考而熟計之。度其可者行焉。間遣近臣巡按其地而核其實。以為之賞罰黜陟。則事無有不得其要領者。今未嘗目見耳聞而獨使之汎然論天下之利害。其有益於施行者無幾耳。趙充國號為通知四夷事者。且曰。百聞不如一見。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况餘人哉。乃若省費裕國強兵息民。見於事為者。則臣一謂莫若求之民兵。蓋四者一事而已。古者兵民為一。故兵不可勝用。四國不知費。趙一國耳。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其後亦不聞無兵。秦一力子十五以上皆驅之軍。則是民即兵也。比年以來。為民兵之說獻於上者多矣。卒莫之行。巡社之法。既行而旋罷。豈朝廷難之。以為擾民耶。是計之未熟而行之不得其要者也。若臣之說。則異於是。陛下即行之。不過下半紙檄。以頒郡縣。郡縣承天子詔旨而告之民。民則樂從之矣。初無有甚難。蓋其說曰。不募不籍不

不易其名。不奪其業。不修廢於官。不程習以吏。如是。故民不擾而樂從。凡縣鎮鄉社之民。通使為之。不欲者勿強。並習兵器。若弓弩戈矛槍棍刀牌等。隨其所習。以今所謂保正長者總之。曉以利害。使各保其田桑廬舍。境內有寇。必聽捕逐。其獲寇之賞。則有常格。見於著令。若遇大盜。并力救獲。則明于朝。稱其事。而旌賞之。如効用之法。其平居講習。精於武藝者。聽保正長推舉。不以多少。聞于州郡。州郡按試之。如所舉者。為之旌別。錫其身丁。及三犯杖聽贖。彼固知保田桑廬舍之利。而又有意外旌賞之寵。無所係縻。無所程督。亦誰憚而不為哉。今夫群天下之士。而試之。有司次第薦送。而官使之。彼誠利於得官也。拔策覓舉。雖終老而不悔。曷嘗慕之。使為科舉。藉之位。不脫耶。使民習兵。無以異此。為農為商。不易其名。不奪其業。且將因一閒暇時。備其朋儕。自相講習。挺者擊。戈矛者刺。弓弩者馳射。彼歸而取之。有

餘師。又何必馳而教之。為哉。且山谷強悍之民。初未嘗教也。而藝絕官軍者。所至多有。如曰必驅而教之。使知坐作進退。是猶博士先生緩帶徐步。升堂巍坐。而談經。坐諸生堂上。擊鼓而進退之。以為文物表儀。化民成俗可也。所謂學者。豈真有待於是乎。孔子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而臣乃以鄉社之兵。為不必教者。非兵無事於教也。以其勢與官軍不同。非仰食公上者也。所繫至眾。一或擾之。將不樂從。藉令習業不精。假之歲月。所得十一。不已多乎。嗚呼。兵之弊甚矣。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在祖宗之時。平居無事。則竭天下之力。以養兵。在今日國勢貼危。則竭天下之力。以養亂。今臣之說。雖未能銷患於赫赫之際。而能為陛下銷患於冥冥之中。雖未能足國裕民於一朝一夕之間。而能為陛下足國裕民於三歲之後。且為久遠無窮之利。若以三歲之後。無救目前。因置不講。則是其弊終不可救也。願陛下下臣章

雜議。若以為可。則立為當。只功勳勞之典。參酌舊所著令。損益而施行之。此臣所不能知也。或曰。臣之說。朝廷非不聞也。不果行者。懼民之知兵且為亂也。臣曰不然。強悍之民。崛起山谷。千百為群。輕犯縣鎮。居民無遠近多寡。望風奔走。與異時虜人所至。率以一步卒。聯十百人而驅之。拱手屈膝。以受一箠擊。莫敢與抗者。非不顧其生也。誠未嘗知戰鬪擊刺之事耳。僅有一能者。則荷戈持槌出當之矣。此臣所耳聞而目見也。借令一鄉社之民自起為盜。則有他鄉社之兵制之一縣鎮之民為盜。則有他縣鎮之兵制之。矧未必皆然耶。臣之念至熟悉矣。雖臣觀陛下詔大臣設官屬置司講論以修政為名。誠美矣。顧所以稱是名者。宜何如哉。使一國之政如一家之政。小大協心。上下告語。畢精窮思。推忠盡誠。固有嫌間。不顧望陛下風指。不迎合大臣論議。悽悽焉。閔閔焉。唯恐一事之有遺策。一物之有適情。則庶幾焉。

臻於有成。可日月異也。如其好是美名。而不克克其實。且乘訟交訾。若築室于道謀。則非獨不可以日月異。抑論議有不出於至公者矣。元豐條例之舉。崇寧講議之名。事出權臣弊政。充塞貽天下患害。至今未艾也。願陛下察焉。臣愚無知識。姑陳其槩。以塞聖問。伏惟留神幸察。

行簡又上劄子曰。臣竊惟天下之事。下合人心。上合天意。中合大道者。唯有一言。曰公而已矣。老子曰。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蓋混而為一。非容不能公。三公之稱。謂其容而能公也。王。謂大。王者之稱。謂其公而能大也。則是公不可不與王同德。王不可不與天同道。此天下之至理也。臣竊觀陛下自臨御以來。於天下之事。未嘗容心於其間。大臣以為賢則進之。臺諫以為否則退之。與政事之因革。群臣皆以為可。則審度其言而罷行之。可謂至公而無私。契天合道者。

也。然而身為三公。不知與王同德者。非一日矣。已所好者與之。雖愆於理而害於事者。弗非也。已所惡者奪之。雖才有堪於用者。弗取也。議有當於人心者。弗行也。夫如是。則政事安得無疵。民安得不受其惠哉。惟公也。故賢者類立於王之朝。而不肖者退聽而革心。道德所以一。風俗所以同。上無執政。下無辜民。內治之所以舉。遠人之所以服。夫所謂公者。一言而已矣。見於利害乃如此。其大可不嘗耶。臣愚欲望陛下詔執政大臣。諫官御史。與百執事。咸體上心。剷除弊習。宏開正路。終始惟一。則治道之隆。三王可四。五帝可六。天下廓廓乎其無事矣。

行簡又進故事曰。漢武帝向儒術。丞相竇嬰。太尉田蚡。亦俱好儒術。推轂趙主。為御史大夫。館薦其師申公。天子使使車帛加璧。安車。以迎申公。既至。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

在多言。顧力行如何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以移致。即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

臣嘗謂申公之言。天下之至言也。自古好治之君。未嘗不慷慨思見天下之賢士。求天下之議論。次第而施行之。已而利害之實既了了於胸中。則忍而不錄。以見利不克興。知害不克除。談有餘而實不足者。往往皆然。中樞曰。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武帝之初。蓋未辨此也。故於申公之對。有惑焉。其後罷斥百家。表章六經。制禮樂。易服色。典章文物。燦然大備。意有所存。官力行之。不見甚難。安知非申公之言。有以發之歟。使其所行不改。文景之恭儉。而專在於愛民利物之間。則後世必以為賢君。不世出之君矣。然武帝席文景極治之後。於天下之事。尚謂猶不可不力行如此。况多難之時乎。臣故曰。申公之言。天下之至言。

也。

行簡又論人主力行果斷。既曰。臣聞之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難。又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如何耳。蓋自古有為之君。未嘗不慨然欲聞天下之言。而求其利害之實也。既聞之。則安之。乃不果於行者。往往皆然。此無他。疑似之論。有以惑之。且不能自克故也。恭惟陛下憫宿蠹之未除。念頽綱之不振。政煩民困。用廣財殫。申詔大臣。置司講究。凡不可於民而害於政者。皆罷行之。德意至渥也。然曾未聞有所施行。臣之私憂過計。願恐有以疑似之說欺陛下之聽者。曰。苟如此。將失人心矣。臣故欲為陛下言之。夫所謂失人心者。懼刑政之苛虐。賦役之猥多。失百姓之心也。懼好惡之不公。賞罰之不明。失士君子之心也。若皆無是。則所失者。小人之小耳。失小人之小。而得百姓士君子之心。又何病焉。臣願陛下於今日之政。當審知其利害所當

罷行者。斷自聖心。勿貳勿疑。庶幾速見成效。而事之委靡不振者。悉舉矣。伏惟留神幸察。

戶部侍郎葉夢得上奏曰。臣聞夷狄暴起。驟亂中國。自古未有如今日之甚。然盛衰循環。雖天道有不能免。惟知消息盈虛之理。而應之不失其道。則易亂以為治。變危以為安。亦在人之所為而已。周以后稷創業於始。功德厚矣。再傳而為不韋。遂失其官。公劉繼之。去部而國於豳。周復以績。自公劉九傳。至古公。其積行累功。愈隆於前。而迫於獯鬻。復去豳而國於岐。實啓文武。遂有天下。文王之時。亦有獯鬻昆夷之患。自文武九傳。而為厲王。復迫於犬戎。宣王繼之。周復以與三代如周。無以加矣。而失國者。再失天下者一。或迫於獯鬻。或迫於犬戎。然絕而復續。終不能亂其久長之業。至於卜年八百。卜世三十者。有公劉。犬王文武。宣王承其後故也。今國家之勢。未幸類此。然以

我二百年太平安寧。天下生息繁庶。不見兵革之久。則或極而或衰。以虜辱陋荒穢。假息一方。不列於諸夷。未嘗得與中國相通。則衰極而或盛。理宜有之。但消息盈虛。兩盡其變。則我之豐弱。未必不為或大無窮之基。虜之驟強。未必不為滅絕之本。昔者吳三夫差伐齊。既勝而歸。伍員曰。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害。而遠其大憂。王若不。得志於齊。而以覺王心。吳國猶世。今天祿至。至是吳命之不長也。夫。幾。吳果滅於越。吳人侵楚。入郢。敗其舟師。獲二帥七大夫。楚國大壞。子期又敗於繁陽。今尹子西獨喜曰。乃今可為矣。夫楚是遠郢於郢。而。修其政。而楚復定。以吾占虜。安知天不遠其大憂。以楚占我。則天下。固亦因此而可為矣。况以祖宗德澤。蟠結之。厚。太上皇帝。繼自。約。淵聖皇帝。寅畏小心。陛下繼之以英烈神主。世世相承。有后。後。劉文武宣王之美。而無厲王之過。竊料虜不出三年。其勢必亂。可。者。

自從事契丹以來。幾二十年。人疲衆怨。一也。且乞買悍然遠矣。而。雖不粘罕奄有中國之財之地。其勢必爭。二也。所用之兵。劫諸小國。烏合之衆。以為肘臂。所謀之人。託諸契丹喪亡之餘。以為腹心。愚。不齊。間隙易生。三也。既再得志於我。其氣必驕。所盜金珠玉帛之。適以啓其侈。所據子女服食之奉。適以稔其欲。侈動而欲肆。何恃可。久。四也。燕趙汾晉。駘虜殘破之人。朝夕謳吟思漢。必不甘心。忍為左。衽之鬼。小伺其間。必棄而來歸。衆散人離。不過威以刑教。則怨怒愈。甚。內將自潰。五也。積此五者。理豈久長。惟是自古復國之難。必大智。不惑。大勇。不懼。知逸樂始於憂勤。敵國外患。適為我利。乃能有濟。此。臣所謂應之以道。而盡其變者也。恭惟陛下睿明之德。足以歷觀盛。衰之理。雄武之量。足以徧應強弱之實。伏望深考成周所以絕而後。續之故。以永公劉大王宣王之功。慎察吳楚所以更為存亡之端。以。

質任負子西之論。講修政事。集用忠賢。憂其所可憂。而無屈於我之
暨弱。畏其所可畏。而無憚於彼之驟強。則克復七廟之業。內安四海
北。迺二聖可必得而伸也。

御史中丞廖剛上奏曰。臣聞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
源。自古為天下國家。孰不欲興利除害。振滯補弊。以成治功。然而每
不能者。不求其本源故耳。臣竊觀今日天下之事。不循其本而為之
者尚多。如患經費之不支。則多方聚斂。不曰省事而均節之。乃其本
手。患盜賊之未息。則窮力討捕。不曰擇人而安輯之。乃其本手。事功
之不立。以方作俄輟。人不得盡其才故也。命今之不孚。以輕發難改。
民無以定其志故也。至若刑威弛而馴致兵驕。名器輕而寢成官冗。
未有無所自而然者。亦在反而求之耳。雖然。此特事之一端而已。事
之端固未易殫舉。却有所謂本源之大者焉。蓋軻論天下國家之本

在身。董仲舒言遠近莫不壹於正。獨在乎吾身之正。是故叢性則為
事。聰清德則民自定。是謂本源之大者。得其源則無為而治者也。揚
雄曰。天下雖大。治之在道。四海雖遠。治之在心。其是之謂乎。君惟明
乎道。意誠而心正。則忠邪如見肺肝。是非若辨白黑。亦何待人言然
後喻哉。區區愚忠。姑請以是為獻。

李彌遜自廬陵以左司召上殿。劄子曰。臣聞善為國者如持衡。本末
輕重。常使適平。燕偏而不舉之患焉。唐自中葉。以還。方鎮驕橫。稔成
禍亂。至于五代。益甚。藝祖躬親其弊。懲前轍之傾。故削州郡之權。以
尊王室。以攬威柄。誠得銷患揀時之宜。然當是時。強兵勁卒。悉屯京
師。及西北近畿。往來更戍。不絕於道。百姓逸樂。財用豐衍。州郡奉行
詔條。得以無患。其後承平既久。兵制寢隳。民益無聊。而州郡之權益
輕。本末俱弱。以致禍患。此已然之明效也。至于今日。曾未少葺。帥守

但持空拳。兵寡民貧。城池隳弊。財賦悉以上供。餽餉不足。枝梧目前。常不暇給。平時稍為備守之計。則群議力沮之。萬一有警。拱手罔措。賢者則甘心守節。不肖者則奉身逃生。雖誅鼠失職之吏。其害已不可勝道矣。朝廷平時視州郡如越人視秦人。肥瘠曾不曰。王者以天下為家。朝廷賴州郡以為藩維也。州郡桡弱。則朝廷之勢不固矣。譬如千金之家。知堂奧之可保。而略其門廡。不知門廡之隳。堂奧其可安乎。臣愚願慎擇賢材以任帥守。假之事權。使得竭才展效。鎮安一方。上寬顧憂。下銷奸宄。以效臂指之用。昔董仲舒曰。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今政解而更張之時也。伏望睿慈。留神擇主。天下幸甚。

彌遜為戶部侍郎。又上劄子曰。臣嘗觀唐太宗問創業守文之章。房玄齡以創業為難。魏徵以守文為難。臣愚以謂創業守文雖不

易。而中興為甚難也。蓋振頹綱。補弊政。易風俗。集流亡。政之可因。而悼前轍。而戒廢事。之可革者。守膠柱而不移。欲其成功。誠甚難也。易曰。有過物者必濟。故小過之後。受之以既濟。自古人君。非有大過人者。不能回衰亂之俗。以為安平之治也。惟周宣王以任賢使能。而能復古。漢宣帝以信賞必罰。而致中興。光武以總攬權綱。造漢室。肅宗以治兵討賊。復唐祚。元帝以虛心下士。收一時之望。以保江左。至於區區勾踐。尚能苦身焦思。滅強吳。尊周室。以復其國。則天下之事。未有力行而不成。亦未有不為而能成者也。降是而往。雖有顛治之君。而終不能成其紹復之業者。政事之間。害成者多。而不能去故也。將帥雖衆。而失控御之術。害成也。財用雖足。而失均節之道。害成也。五政者。苟一朝之利。而不為經遠之計。害成也。在位者。懷自安之私。而無許國之志。害成也。有是數者。而欲中興之功。是猶農夫不去草萊。

而望苗之興。顧不難哉。仰惟國家之難。曠古未聞。陛下宵衣旰食。坐薪嘗膽。凡政事之得失。生民之利病。人材之賢否。與夫任將帥。練士卒。豐財用。一有補於中興之治者。莫不深究而力行之。然邊疆未殄。強敵未殄。豈規摹未定而害成者未去乎。今黠虜留屯中原。資糧義甸。分兵淮泗。觀時伺釁。窺我中國。其志甚大。不肯輕舉。茲忠臣義士所以流涕而芻蕘。縉紳每為寒心者。而朝廷方且崇大體。務鎮靜。在目前之勢。忘善後之計。如秦人越人。端視而不加恤。臣愚所未務也。臣聞孟子論當務之急。易經著隨時之義。君子見幾不俟終日。又聞賁育之不戒。董子之不抗。魯難之不期。蜀難之不支。若計謀不先定。將帥不協力。士卒不素練。饋餉不預備。玩歲愒日。不早圖之。一旦秋風高。胡馬鳴。捷時之悔。若噬臍焉。殆將何及。臣願陛下斷以乾剛。以難明。體當隨時之制。如救焚援溺之急。以道節財。以

苟且之政。以為遠圖。懲自安之私。以勵臣節。力去此害成者。然後任賢能。如周宣王。信賞罰。如漢宣帝。懲蠹網。如漢光武。掃大略。如唐肅宗。下取元帝。勾踐之事。以為規監。將見中原不足復。黠虜不足破。誠宗廟社稷海寓元元無疆之休。臣不勝憂思忠憤。激切屏營之至。通判廣州汪應辰。呂對上奏曰。臣竊以天下之事。智足以謀之。力以行之。雖或甚難。宜其無不舉者。然考其效驗。往往與人繆。豈而變故之發。常出乎智力之外。已往成敗之迹。其如是者多矣。是以聖人論天下之事。以為非人所能。必歸之於天。至其論天道也。曰。我不敢知。曰。天不可信。曰。天難諶。命靡常。又必歸之於人事。夫所謂人事者。非恃其智力之謂也。即吾之仁心誠意。所以無愧於天者。擴而克之。以至於廣大。動而行之。以至於悠久。不以好惡之私。汨其正。不以利害之變。易其守。使存於心者。無毫髮之差。施於事者。無竅隙之闕。表表

純粹與天為一。天且不違，則事雖甚難，蓋有不足治者。珍氣可以消而為和，獲心可以化而為善。衰敝之俗可以易而為治。安。四遠賓服，百嘉屯遂，皆其方寸之所發。夙夜之所積者爾。由是以言，所謂天道即人事也。故二帝三王君臣之間，更相儆戒，未嘗不稱天。蓋其心未嘗不在帝左右也。秦漢而下，聖學益微，天人異觀，幽顯殊致，而天下之治亦有媿於古矣。恭惟皇帝陛下以聰明睿智撫難虞之運，軫念南北赤子肝腦塗地之禍，發自淵衷，屈已修好，以保全遺黎，導迎善氣。此天之心也。昔戰國紛爭，獨孟軻以謂不嗜殺人之者能一之。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而臣嘗考東晉以後，南北分裂二百餘年，比又折為十六國，其間變故不可勝計。然南亦莫能相尚，蓋其所以失者或不量事勢，輕用其民，以僥倖於戰勝，或因循苟且，安於細娛，未嘗至誠惻怛，講修仁政。為久大之計，故終無以仰稱天意也。陛下超然

覽灼知天意所在，好生之德固已格于上下。惟是政事之間，天下之民有望於獨斷者久矣。比日以來，明詔數下，革去宿弊，芟夷蕪穢，解弛煩密，振拔滯淹，疏導壅塞，一皆出於聖意。斯民歡喜鼓舞，至或感泣。人心如此，天意又可知矣。然陛下所以保大圖永，欽承天休者，豈特如此而已哉。推平昔聖心之所存，與今日仁政之所已行者，兢兢於幾微之際，奉命於宥密之中，必將日新又新，以幸天下。人材既進，不問新舊，而特致嚴於邪正之辨，言路既開，不問疏遠，而特致察於是非之實。求政之闕遺，而增修之，使之為富彊之國，求下之疾苦，而振德之，使之為太平之民。至於天意人事，各若符節。曠然大變，將有不期而自至者。盛德大業，皆在於陛下矣。應辰為戶部侍郎，又進故事曰：唐太宗初即位，置弘文館，精選天下賢良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等，令更宿直，退朝之暇，引入內殿，從容

燕見。或論往古成敗。或問民間事情。每言及稼穡艱難。則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議息征徭。以至諷誦詩書。講求典禮。咨詢志倦。或至夜分。若軍國義徵。時務得失。則責之輔相。悉不相干。又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真。朕始寤。邇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盡。况天下之務。其能徧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以民間疾苦。及政事得失。臣聞有天下者。常患乎不能通天下之情。天下之理。情有所不通。則是猶一身之中。而關節脉理之不屬也。理有所不察。則是猶耳目不能視聽而欲以運動手足也。然而一日有萬機之繁。堂下有千里之遠。乃欲使天下之情無不通。天下之理無不察。其勢豈不甚難哉。蓋必咨詢訪。以廣覽無聽。有所見聞者。皆

以獻陳於前。有所以苦者。皆得以赴愬於上。則雖未嘗家至戶察。而固已卓然立乎無蔽之地。以此躋酢事變。經理世故。蓋亦舉而措之爾。以舜之聰明。自耕稼陶漁。又歷試諸難。然後為帝。宜其無所不知也。繼堯之後。盡循其道。宜其無所為也。而書之所載。乃以詢于四岳。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為先務。則舜之所以為舜。所以能繼堯者。豈其任一己之聰明哉。蓋取諸人以為善也。三代而下。惟貞觀之治。庶幾成康。而太宗即位。則擢天下名士相與密勿論議。夜以繼日。又令京官五品以上。更直待問。此其致治之本也。陛下以大明繼照。旁求直言。收召耆德。如舜與太宗之初矣。然臣以為聖人之心。常自以為不足。故其求益於下者。亦無所不用其至。舜以詢于四岳。為未足也。故繼之關四門。以關四門為未足也。故又廣視聽于四方。太宗既盡得天下名士與之游居矣。然而來不可蓋。愚或有得。故京官五品以

上亦皆得以序進焉。臣願陛下因今日所行推而廣之。謹陳其六事以備采擇。其一曰。唐之宰臣雖休假亦見。率皆從容命坐。論政事大體。至於啓擬差除之類。則退而以熟狀畫可。猶有古者論道之遺意。今雖不能盡如古。竊謂二府進呈之暇亦宜賜以閒燕。使得展盡底蘊。無所顧避。蓋君臣之間。誠意既通。論議既定。然後可以有為也。其二曰。侍從之臣。本以論思納為職。今則各有司局。往往以越職為嫌。所宜明降詔旨。示以近臣盡規之義。則所謂侍從者。不止於有司之守也。其三曰。尚書六曹雖曰奉行成命之地。而元祐著令。諸奉制書及事已經奏而理有不便者。速具奏聞。其後大臣用事。惡其害已。遂廢其法。今宜復元祐舊制。則所謂有司之守者。又不止於奉行文書也。其四曰。講讀之官。宜有所訪問。以推究古義。裨益聖學。且以明當世之務。如祖宗朝。通英延義二閣。記注之所載。尚可考也。其五曰。

竊見英宗皇帝親政。諫官司馬光上言。乞復先朝故事。日輪侍從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時賜召對。與之講論古今治亂。民間情偽。光論此事。至于四五。最為詳悉。願舉而行之。亦唐弘文館之意也。其六曰。祖宗親朝之外。再御後殿。親決庶政。如外路部送到罪人。如投匭訴事人。如審官院流內銓三班院磨勘并差遣人。如審刑院刑部叙復左降人。如經過到闕軍人。如慮囚放欠。蓋雖賤官下吏。平伍徒隸。皆一一引問。考覈其實。寬抑者必伸。欺蔽者必察。今惟選人改秩。及囚繫疏決。始得引見。一切聽之有司而已。祖宗之制。雖未能盡復。臣竊謂今之臣庶。其以事而至於庭者。固已無幾。願省闈其狀。親賜質問。隨其事理。裁自聖意。而問亦有所爭奪焉。凡此數者。皆祖宗之所已行。非特以通天下之情。察天下之理。而小大之臣。其材識之高下。志趣之邪正。皆亦不逃於聖覽矣。天下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四十八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四十九

治道

宋孝宗即位。陸游上奏曰。臣聞王者以一人之身臨御四海。人情錯出。事變運至。惟靜以俟之。則心正而明。惟重以持之。則體大而正。無偏聽之過。無輕舉之失。天何言哉。舜何為哉。今世士大夫學術卑陋。識慮褊淺。顧謂王者得位。必有以聳動天下。於是厭常喜新之論。與飾智駭俗之政。作衆人之所喜。而君子之所深憂也。臣伏見陛下自在潛邸。以至龍飛御宇。三十年間。天下之事。何所不習。雖日出百令。固亦易爾。乃謙恭退託。而安靜無為。沉潛淵默。而聰明不作。上則承壽皇之睿謨。下則盡群臣之公議。及乎議有未決。徐而斷之。政有當行。從而舉之。理愜事允。出臣下思慮之表。有心者誠服。有口者頌歎。則所謂靜與重者。陛下既得之矣。嗚呼。一郡一邑之長。視事之始。尚且

以新奇眩衆。以敏速釣名。陛下有天下之利勢而不用。有聖智之絕識而不施。超越群倫。美當萬億。而或者方以聳動天下為獻。此固兒童之見。而陛下所不取也。竊恐羣臣獻此說者寔多。雖陛下決不取。然臣不勝惓惓愛君之愚忠。思有以堅聖心而廣初政。昔魏鄭公憂貞觀之政漸不克終。蘇轍亦謂但如元祐之初足矣。若夫進銳退速。能動耳目之觀聽。而無至誠惻怛之心以終之。如明皇之焚錦綉。德宗之放馴象。實陛下之龜鑑也。故臣願陛下圖事接策。不厭於從容。行賞議罰。無取於快意。兢兢業業。常如此三月之間。則成康文景之盛。復見於今日矣。犬馬小臣。出位妄言。冒犯天威。臣無任。

游又上奏曰。臣聞善觀人之國者無他。惟公道行與否爾。書曰。毋虐。辜獨而畏高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此為國之要也。若夫唐學獨畏高明。茹柔吐剛。而能使天下治者。自古未有也。朝廷之體。

責大臣宜詳。責小臣宜畧。郎縣之政治。治大姓宜詳。治小民宜畧。賦歛之事。宜先富室。征稅之事。宜畧大商。是之謂至平。是之謂至公。行之一邑則一邑治。行之一郡則一郡治。行之天下而治不遠於古者。萬無是理也。伏見朝廷頃因人言。必顯有功狀。乃畀職名。行之數年。而大臣近侍不得職者幾人。帥臣監司之加職者。又比比而有。至於銓曹格法。所以厄小官者。則未嘗少弛張也。慶典之行。所及至廣。貼職以上。例皆甄復。雖阿附秦氏得罪者。亦在焉。至於常調孤遠。固多。久註刑憲者。今更赦令。雖使皆得霑被。銓法拘擥。必不如是之曠蕩也。無乃責大吏反畧。而責小臣反詳乎。郎縣之吏不能自立。觀望揣摩。惟強是畏。豪右雖犯重辟。官吏貪者黜者。則公與之為市。廉者懦者。則又自營曰。得無反為所害乎。凡嫁禍平人。諉罪僮奴者。皆有司為之道地也。凶年饑歲。雖貧富俱病。然富者利源至多。貧者惟守田畝。

孰為當恤。視郡縣之庭。鞭笞流血。杻械被體者。皆貧民也。吳蜀萬里。關征相望。富商大賈。先期遣人。懷金錢以賂津吏。大舸重載。通行無苦。終更小官。造廷進士。垂橐蕭然。齎糧有限。而稽留苛暴。畧不恤。如是。謂之平可乎。謂之公可乎。臣伏望陛下。推至平至公之道。自新廷始。然後下詔戒救四方。而繼之以誅賞。不過歲月。治効自見。惟在陛下執之重。如山嶽。堅若金石。爾。荀卿論關國之說曰。兼并易能也。堅凝之難矣。豈獨兼并哉。凡為政。施行之甚易。堅凝之甚難。臣區區之言。陛下或以為萬有一可采焉。敢併以堅凝為獻。

隆興間。張浚上言曰。臣今日自長河堰起。發天氣晴和。抵暮可至秀州。惟是暫遠關。庶瞻戀聖德。深切于心。邊境別無它報。臣固嘗屢奏。今歲三月。虜之形勢。可以盡見。決無它慮。仰惟聖慈。簡記不忘。夫自古人主有道。而人臣亦能盡道事君。則勳無私意。事事合天。凡百

施為。俯順人情。仰循天理。是之謂道。果能行此。內侮外寇。何自而生。曰。戰曰守。皆可如意。夷狄雖強。孰敢陵犯。夫何故。彼知我得人心。知我若臣有道。自是畏懼怯服。况敢加兵。是以人君以修己為要。以得人為實。此二事。夷夏歸心。理之決然無可疑者。惟人主以一身臨天下。而富貴生殺之柄。得以自專。天下奔趨名利之人。以千萬心。乘隙投間。攻吾一心。自非正心修己。揆之於天。不為避。志讒巧之說。輕動于中。則何以照見本末。使天下四海。終受其惠哉。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此言人君修己之勤。則政事備舉。內治先定。宜四夷知畏。相率以朝也。又曰。博德允元。而難壬人。蠻夷率服。此言人君信任賢者。陰邪莫間。壬人求進之難。則蠻夷知中國之有人。不敢輕侮。聖人之言。如天可信。其事豈不著明邪。臣自受任江淮以來。仰荷陛下眷遇之隆。不敢不勉。伏自思念。內無腹心。十夫之翼。孤立于朝。外則將帥

循習舊風。千蹊百徑。稍加嚴束。怨謗立生。臣之一身。固無三恤。第恐有始無卒。茂補於事。用是雖殫心力。而政効邊績。兩皆不著。仰惟陛下。處古今天下之至難。臣恐事或掣肘。仰体聖意。委蛇曲折。以期有濟。然而四面之責。已歸罪于臣身。謂其不能以死生進退力爭。將不能善厥後矣。今陛下奮乾之斷。大議已正。臣之衰老。所患無能。敢不忘身及家。求有以報。自今人才。悉萃于朝。忌間讒說。不復輒起。則天下山林之賢。與夫豪傑英俊之士。聞陛下之風。莫不來歸。陛下何憂夫夷狄。臣晚景餘幾。豈復更有貪戀陛下富貴之念。願愛君之切言。不敢隱。幸陛下赦罪。

起居郎胡銓上奏曰。臣去年十二月十四日。蒙恩賜對便殿。臣時論及武夫悍將。宜令知禮。以革暴慢之習。陛下天語諄諄。有及於晏子。劉濟景公。唯禮可以已之之語。臣側聆玉音。仰歎聖學高妙。遠到右

人用意處。非臣淺識。諛聞所能窺測。竊以謂一言可以興邦者。正在此耳。臣是時知陛下可與為堯舜之聖。可與致唐虞之治。可使斯民為堯舜之民。臣雖蠢愚。遭時遇主如此。其忍箝嘿不言。甘自同於終日不鳴之鳥。唯當披露肝膽。捐棄軀命。以報知遇。敢卸其它。是以輒極竭毫毛之慮。况臣於今月二十三日。准御史臺牒契勘。今年三月一日。視朝月分。依條於文班內。佞上輪二人。充至日轉對。檢准續降指揮節文。今後視朝轉對官。如當日不作視朝。亦合前一日赴閣門投進文書。臣謹條陳一二。臣聞今日之弊。無甚於差役之法。無甚於改官之法。而其所當急者。莫若興水利。莫若營田。莫若復孝廉力田之科。夫差役不罷。則民之巨蠹不除。改官之舉。將不罷。則士風之趨。競不息。差役之弊。臣寮論之詳矣。若夫改官之弊。臣請為陛下極言之。臣聞今改官者。非五百千賂吏部主吏。雖有文字五紙。不放舉主。

士大夫至相謂無五百千莫近臨安。而五紙文字非二十年千求不能得。往往多是宰執侍從關節方始得之。不然孤寒之士每紙文字須三百千經營乃可得。合五紙之費為千五百緡。孤寒之士安得宰執侍從關節。安得千五百緡勢必枉道以媚當途。權貴以求之勢必貪墨黷貨以賂吏部之吏。不然終身為選人老死不得改官者多矣。臣愚欲乞罷舉主。止令選人實歷九年無違過。即與改合入官。蓋堯舜三考黜陟不過九年。而春秋書天子錫成公命。亦以九年為得禮故也。臣伏見二三年來。歲仍小歉。議者皆歸咎於天時。臣獨以為地利之未盡。臣聞禹貢之書曰。濬畎澮距川。語曰。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以為畎澮濬洫農事之小。小者耳。禹何為盡力於是。及改文王平土之書。與小司徒之職。然後知禹之意深且遠矣。文王在岐。用平土之法。達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

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小司徒之職。乃均其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畝之事。臣嘗考其制。九夫為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四井為邑。方二里。四邑為丘。方四里。四丘為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為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四甸為縣。方二十里。四縣為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為一同。積萬井。九萬夫。其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井田之法。備於一同。夫井田之法。出稅者寡。而治洫治澮者衆。知禹之盡力乎畎澮溝洫。誠生

民之急務也。今平居無事時，溝洫不修，至有水旱而歸咎於天時，豈不謬哉。臣愚欲望聖慈，特詔州縣講求溝洫之利。如古鄭白渠，如召信臣之鉗盧陂，以復禹之迹，卒有水旱，非所患矣。臣聞今日之急務，莫若且休兵營田。今州郡官以營田為名，而無營田之實，欲究其實，有十說焉。一曰：擇官必審。昔魏武欲經畧四方，苦軍食不足，用袁詵策，置屯田，以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司馬懿謀伐吳，乃使鄧艾廣田蓄穀是也。二曰：募人必廣。趙充國留弛刑應募，分及吏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後魏文帝時，祕書丞李彪上表，請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為屯田人是也。三曰：穿渠必深。趙充國擊先零，屯田於金城，先浚漕渠，鄧艾屯田於壽春，以為田良水少，遂開河渠之利是也。四曰：鄉亭必修。趙充國繕鄉亭，理湟陁是也。五曰：器用必備。趙充國上器用簿是也。六曰：田處必利。漢昭屯田於張掖，魏武屯田於許昌

是也。七曰：食用必充。趙充國屯田，萬二百八十一人，多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是也。八曰：耕具必足。後魏文帝大統十一年，李彪請以贖贖雜物市牛科給。唐開元二十五年，諸屯田用牛耕墾，土軟處每一頃五十畝，配一牛，疆硬處一頃二十畝，配一牛。稻田每八十畝配一牛。諸營田若五十頃外，更有地，剝配耕牛者，所放斛斗，皆准頃畝折除是也。九曰：定稅必輕。東晉元帝大興中，後將軍應詹上表，屯田一年與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稅，賦以使之公私兼濟。魏李彪上表，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甄其正課，并征度雜稅是也。十曰：賞罰必行。晉元帝督課農功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為最。北齊武成帝河清三年，詔緣邊城守營屯田，歲終課其兩入以廢廢是也。凡此十者，營田之制盡矣。然就其中莫難於募人，尤莫難於耕具。募人之要，臣請如李彪之策，取州郡戶十分之一，而又加廣

馬戶能募三十人於淮南要害處營田三年有官人與轉一官無
官人借補官資能募二十人或十人者比例施行仍令刑部製造
此則人樂然從矣不然徒猾吏及貧人不能自業者於實地如
之政論或因罪徙人於沿邊如仲長統之昌言斯亦可矣其耕
請權位廣西馬綱三年專令市牛蓋廣西雷化等州牛多且賤
在廣西知之詳矣臣謹案漢惠帝舉孝弟力田者復其免高后時
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文帝時詔孝弟力田者天下之大順
之本三老衆民之師廉吏衆民之表武帝時郡國舉孝廉一人後漢
和帝時丁鴻與司空劉方上言乞自令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
一人至唐楊綰為相首建復孝弟力田等科當時高之風俗翕然
變此誠天下之大順為生之本為民之表也臣愚欲望聖慈特
孝廉力田等科略倣漢制自令郡國率三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

十萬二人九十萬三人百二十萬四人不滿三十萬者歲一人不滿
二十萬者歲一人務在總核名實必得敦朴行義之士以格澆薄之
風濟時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復何難哉

淳熙間銓為學士又上奏曰臣遭遇聖明亦懼無以解憂願有誠悃
懇忘誅戮願為陛下無隱而盡言之竊惟陛下臨御于茲十有九年
立政立事宵旰勤勞堅復讎之心奮復境之累義不自己功期必成
然而坐閱歲時未知收濟其故何哉陛下天縱英明其臣莫及以首
出帝王之資有獨運區寓之智而宰執大臣但求救過塞責無改與
立事功遠鄙無庸未睹其害一有緩急誰為陛下奮不顧身以仁大
寄乎况醜虜包藏禍心未易盡測陛下雖與之講信脩睦政恐其窺
伺之意未已願陛下奮發英斷收召正人選將練兵力圖大舉之策
枕戈嘗膽期於有成而後已此老臣平昔忠誠所激而望於陛下者

也。夫諫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以得人為先。以用言為急。陛下廣於用人。樂於從諫。士氣振起。負出古初。羣臣每進讜言。陛下必溫言順納。天語嘉獎。朝野誦傳。實為盛事。然聽之而不見於用。嘉之而不施於政。臣恐蹇諤之言不復聞於陛下矣。竊聞比年以來。嬖倖私昵之人。姓名籍籍。出入禁闈。詭秘莫窮。納賄招權。紊亂名器。凡官察之進退。則先事而騰播。陛下之所親擢。則彼掩為己私。意者簡記之初。借以游談之助。揣知聖意。泄露除音。講張外庭。薰灼朝路。賢否既混。綱紀寢隳。殆非國家之福也。可不慮乎。古者張官置吏。所以養民。今之言吏。適以殘民。催科則竭民膏血。以為材能。獄訟則視賄低昂。以為曲直。老羸轉於溝壑。丁壯聚為盜賊。焦熬困苦。所不忍聞。陛下愛郵牧。民屢蠲常賦。而官吏倍斂。民心日離。誠可為邦本之憂也。臣願陛下任輔弼之臣。堅恢復之志。用直言。遠私昵。賤貪吏。掃除蠹弊。亦

廷公道。既開。本志無賢。國勢既張。不患無將。內政畢舉。外侮易攘。則陛下聰明英武。所以紹聖祖之基業者。至是而益光。陛下嚴恭兢畏。所以受光堯之付託者。至是而無負。斯可以祈天永命。萬世而不窮也。臣又聞劉珙張栻之言。皆有遺奏。李椿鄭鑑之去。俱獻嘉言。望聖陛下。取四臣之疏。併留聖慮。採而行之。實社稷生靈之幸。臣待盡田野。永隔清光。今而不言。死亦有鼻。臣之所陳五事。苟未墮沒。獲見陛下設施。臣之志願畢矣。冒瀆天聰。臣無任俯伏待罪之至。

乾道七年。權禮部侍郎周必大對曰。臣惟陛下萬機餘暇。無所嗜好。惟書史是觀。惟前言往行是監。乃者既貞觀政要。見太宗與魏徵論積德累仁。豐功厚利。四者之優劣。親御翰墨。宣示臣等。且自謂即位十年。功則未能有成。至於安養黎元。俾遂生業。政今日之急務。臣嘗不以為自治之良策。俾臣等極陳其當否。凡有未善。悲情無隱。願

臣智識淺陋。何足以知此。然清問俯及。敢不竭其拳拳。臣觀自古人君。或溺於宴安。或樂於盤遊。或喜讒邪而惡忠直。或始勤政事。久而怠墮。陛下則不然。清心寡慾。進賢退佞。出於天性。臨政願治。愈久而愈勤。此固中外所共悉也。然治效未及。貞觀者殆時不同歟。昔隋末盜賊蜂起。天下大亂。民無定居。國無定主。高祖義師一起。有摧枯破竹之易。至太宗受禪。則中外已廓廓無事。於是一意撫民。自致太平。今陛下雖乘中興之後。然北虜地大人眾。非隋末四方分裂之比。虜酋雖曰不德。然亦未至虐用其民。又非如隋之失人心也。彼所據者中原。我所有者東南耳。以今準古。圖治固難。然而練兵以圖恢復。而用將之道。或未盡擇人以守郡國。而責實之方。或未至。今之急務。無乃在此乎。臣不敢汎引古事。姑以近事言之。夫若內若外。屯兵百萬。莫卒伍之勇。倍器甲之利。鈍教習之精。租入至安。得盡知。不過責成

大將而已。所謂大將。又不過數人。其擇之也當審。其任之也當久。今頗不然。進或失之太簡。退或失之太遽。彼既未嘗為。席計則其下視之。亦將如轉石矣。號令何由而可信。紀律何由而可明乎。且如江州一軍。自陛下即位。始何苗定。其後戚方繼之。甫一年而皇甫侗又繼之。池州一軍。始付時佖。其後王琪繼之。甫半年而用秦琪。纔十月而莫總繼之。又十月而郭剛繼之。數易如此。平居自守。臣猶慮其走事。何暇議進取哉。陛下謂功則未能有成。而臣所以疑用將之未盡者也。陛下深居九重。所賴以宣布惠澤者。莫切於郡守。奈何循良者十無二二。貪殘昏課者常居六七。是以仁心德意。無由下達。良法善政。無由奉行。其間覲稱能吏者。知巧為名色。趨辦財賦而已。民之失業。彼何恤焉。選方僻郡。如置勿言。臨安者。陛下之行都也。耳目易接。虛實易考。觀於增酒課一事。畧可見矣。夫酒者國家之利源。今得其

人則課增令非其人則課虧亦理之常。以此為殿最議賞罰可也。幸何頃年為守者乃以增羨之數加諸歲入之額。歲額之外復求增羨。又添歲額展轉不已。殆且倍蓰於初。不幸令又非人則多方漁取以充其數。夫民非昔貧而今富也。飲者非昔寡而今多也。顧取之如二安得不因。近畿尚爾。謂遠方何。加又諸州長吏僕來怨者迎送費且以二浙言之。婺州四年之間。易守者五。平江四年之間。易守者四。又其甚則秀州一年而四易守矣。用度何為而不窘。吏姦何為而不滋。民瘼何由而可蘇。陛下欲安養黎元俾遂生業。臣所以疑責實之方未至者此也。繼今以任。願陛下擇將擇守審於其初。而久於其後。其命之也。必使條具如之何而治軍。如之何而治民。幾年而某政可著。某事可革。幾年而某事可成。某害可除。要之以必效之期。示之以勸戒之方。兵庶幾可強。民庶幾可富。自治之策。其急於此。未有

治而不能治人者也。凡此二者陛下因政要而問臣。臣亦因陛下詢而獻言。他固未敢及也。抑臣觀政要凡十卷四十篇。既以魏徵論為君之道為首。又以魏徵論克終之道為末。蓋太宗時惟徵為善。集上有所問。必指近事以為據。而不為泛濫迂闊激訐之言。是以太宗樂聞而喜從之。治幾成康徵功為多。吳兢所取厥有自哉。臣願陛下思太宗廣諫諍之德。擇忠實而無他。通明而知大体者。引以自近。更嘉言日聞。治道日興。何患其不貞觀如也。若夫仁德帝王之高致。陛下既以徵言為龜鑑。而自強不息矣。臣復何云。狂愚冒昧。惟明主擇焉。

必大又上言曰。臣伏蒙垂恩。賜對便坐。不敢泛為無益之論。上讀之。聽謹列四事。惟陛下擇焉。一曰。重侍從以儲將相。臣不復遠引祖宗故事。且以紹興初言之。當時近臣往往極天下之選。故議論設施。事

有可觀中興之功。不為無助。只自秦檜專政。以收集闡茸庸俗之士。充員備位。人才衰弱。職此之由。陛下憂勤十年。作成甚切。凡侍左右。無非親擢。其能否賢不肖。豈逃睿鑒。臣願陛下更賜留神。每進一人。不徒取一時之長。須可備它日之用。則人才見矣。二曰。增臺諫以廣耳目。臣聞人主深居九重。所賴以周知中外之利害。別白臣下之是非者。臺諫也。然好名者失於激訐。泥古者失於迂闊。聽之未見其善。違之寧免歸非。必欲得人。固亦難矣。臣願陛下勿以其難。遂虛其官。或博問詳試而用之。或命忠信之臣而舉之。必得端士。增廣聰明。誠助治之大端也。三曰。擇曾任監司郡守人補郎員之缺。今之郎官。分職中臺。奉行政令。視漢蓋加重矣。而六曹二十四司。惟戶刑二部稍有正官。餘多兼攝。以天下之大。曾任監司郡守者固多。願詔二府擇應格而才者授之。非獨可振職業。亦足為異時侍從之儲。此又當今

之先務也。四曰。久任監司郡守。費事功之成。夫數易之弊深矣。且以二年為任者論之。到官半年。始知風俗。去替半年。已懷歸志。其間留心政事。僅有一歲。若又不待滿而遷易。則弊何由不生乎。簿書緣絕。將迎勞費。特其小節耳。臣願陛下堅持久任之說。深監數易之害。有治理效。且增秩賜金。以須其成。庶幾革苟簡之風。塞僥倖之望。而循吏稍見於世矣。臣志在不欺。忘其狂瞽。無任昧死。

必大又上言曰。臣聞政如農功。春而耕。夏而耘。秋而收。冬而享。其成本末先後。不可易也。故一日則有一日之效。一時則有一時之功。雖勤勞于前。而享富貴于後。理之必至。無可疑者。昔勾踐謀吳。可謂難矣。然范蠡不過三言。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自初即位。至于七年。深思力行。未出乎此。一旦天應至矣。人事盡矣。蠡奮然曰。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子不取。反為之災。羸縮轉化。後將悔之。天

其固然。唯謀不遷。此豈嘗試而謾言驟為而屢改也哉。陛下天縱神聖。銳意圖治。日往月來。今既十年。焦勞益甚。而大欲未得。夫去速者。辰也。易失者時也。臣願陛下以農功為準。以越語為念。立一定之規。要必致之期。若曰。一年撫民。則自春以及冬。視撫民之效如何。二年富國。則自春以及冬。視富國之效如何。三年彊兵。則自春以及冬。視彊兵之效如何。推是以往。凡復古之圖。致治之方。皆可以次第求之。歲月俟。而陛下十年之勤勞。亦為無負矣。孟子曰。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况陛下居天子之位乎。區區勾踐。固不足道也。惟明主留神財幸。

乾道中。秘書省正字林光朝上疏曰。臣聞六籍之言。可通於萬世。百王之事。如出於一轍。今載之六籍。載之傳記。是皆百王之迹。彼疏為儒生者。竊窺其大畧。而可以獻之旅辰之前也。陛下以天縱之聖。如

有此日新之德。羣臣望下風者。常若不及。况田野空乏之人。未嘗聞他事。而欲守區區紙上之語。是宜陛下之所厭聽也。然臣之所知者。不過紙上語耳。臣所謂百王之事。如出一轍者。蓋謂唐虞三代之事。何其緩而不迫也。舜不窮其民。譬之善馭者。不窮其馬。馬之力常若有餘。即馳騁先後。唯吾意之所出耳。舜嘗以命禹曰。汝惟不訟。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禹之治水。至於十有三年之久。夫排淮決泗。此豈一手一足之所能哉。湯以七十里而有天下。其德為甚大。而其檢身也。常若不及。文王之化行乎江漢之域。而且謂其望道而未之見也。數聖人之行事。雖若不同。而其所為同者。一歸於寬通簡易之道耳。國家維持天下之具。跨漢越唐。其視百王。乃如一日。肆陛下臨御以來。求治為甚切。景德嘉祐二百年。志厚之俗。此不待更張。而天下自定也。然而凡欲進說者。往往引漢宣帝以為

俞宣帝謂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之道雜用之。此宣帝之所由失也。唐虞三代之天下。是合天下之耳。以為聽。合天下之目。以為視。合天下之耳目。以為視聽。而直道行焉。宣帝以吾之耳目。可以盡天下之視聽。鑒別為太精。隄防為太甚。號令為太煩。刑辟為太峻。臣雖愚。誓實不欲舉此數端於聖明之代也。臣願陛下開張道德之化。崇尚寬簡之風。使天下之人。一歸於景德嘉祐忠厚之俗。遠近流聞。知上所好。則百王之轍迹。為不遠也。

光朝又上疏曰。臣聞天下有雜然功利之說。有仁義根株不可易之論。所謂功利之說。僅可以集事。而不暇為他計也。孟子生於戰國。筆橫離合之際。不肯為一毫功利之說。而其所道者。是皆生民日用之事。此所謂仁義根株不可易者也。唐之劉晏。號為善治財賦者。晏之長技。世所未易曉。江淮百物。如關數之積。唐人每藉此以反西北。今

以江淮所自出。且無轉輸飛輓之勞。然當志其不給何耶。晏之治財賦。在當時無異說。以其最後晏之故吏。有頃切數語。然後知晏之本意。蓋得夫孟子仁義根株之說。開元中。天下戶口以千萬計。至德以五十耗其九。及晏充使。天下戶纔二百萬。於是罷無名之餼。而又不加調。起廣德二年。盡建中元年。增天下戶三百餘萬。晏之本意。以為戶口日羨。則人力所成就者衆。田萊日闢。組織日多。而貨財日廣也。晏之治財賦。其原出於此。是以缺不及民。而用度自足。非世之所謂功利偶然之說也。功利之說。施之於戰國。孟子猶以為不可。況今天下無愛自此。而江淮帖然。其他方隅。曾無更遯之戍。此仁義根株之說。不可不早定也。臣願陛下通計天下戶口。取其豐耗多寬之數。為州縣殿最可乎。內而版曹外。而部使者。必有能推明晏之本意者。此孟子之所謂王道。而晏嘗用之矣。非臣之空言也。

淳熙間。劉光祖對策曰。臣聞帝王之治。守約而不求詳。任道而不後智。廣覽兼聽而未嘗自用。夫自用則多失兼聽則多得。役智愈精則違道愈遠。而求詳太過。則天下之事日繁。故曰。端其本。萬事理。此古今治道之要務也。臣竊惟皇帝陛下。即大位以來。將八年。于茲。宵衣旰食。求所以補弊興滯者。無所不用其至矣。而行之愈勤。遽然望治効而未之見。今者。策臣等於廷。意欲闡切直篤實之言。以藥當世之病。雖臣昧陋。豈敢誦聖德而忘苦言。以負陛下明詔哉。且陛下之所謂十數條者。臣已詳聞之矣。上之論古帝王因時為治之不同。次之論當今弊政之不一。而所施之先務。將求所以美教化。省刑罰。清官曹。察循吏。厚士風。變民俗。廣儲以足食。蠲賦以裕人。勸農桑以闢田疇。任使者以求民瘼。至於旁搜遺逸。陰察武勇。屯田積穀。擇帥安邊之事。凡若此類。雖然。靡所不思。陛下之用心。可謂勤且勞矣。陛下之

為政。可謂精且核矣。然而七八年之間。勤勞而不倦。總核而不置者。凡皆為此。而是十數者之中。未有一二効焉。何哉。則以陛下未得其本故也。且陛下睿察太精。宸斷太嚴。求治太速。喜功太甚。夫是以勤勞而無益。總核而無補。臣非敢空言也。臣竊心陛下之諸臣。發言盈庭。目前之計易。而久遠之計難。効智責之論似切。寬大之言似迂。機智之謀似辨。老成之謀似拙。如是。則聖聽之所向在彼。而不在此矣。凡臣之所欲言者。與陛下之所欲行者異。陛下得無謂臣言為書生不急之常談。而忽棄之。虛心以察焉。則臣之狂言。不為虛語也。臣竊見比年以來。天變見於上。民心搖於下。饑饉連年。盜賊頃時而起。風俗薄惡。紀綱陵夷。夫此豈細事也。陛下試反覆思之。今將重弊而勞愈甚。將治法而法益失者。其咎安在。而左右之臣。方且為兵刑財利之說。奮發果敢之論。以此迎合主意。曰。如此而可以大有為於時。此

豈不大失也哉。故臣願陛下操其本。治其要。用人而不自用。然後向之所問十數條者。可得而舉也。臣不勝區區謹昧死上懇對。臣伏請聖策曰。蓋聞虞舜無為而天下治。周文王則日昃不遑暇食。漢文寬厚長者。務以德化民。而宣帝則嚴總核之政。以法繩下。此四君者。其道不同。同歸于治。然則勞逸寬猛之異。亦各因其世耶。朕以菲薄養承丕緒。循堯之道。競業萬機。固敢逸豫。亦惟治古帝王是訓。是式。八年於此矣。而德有所未至。信有所未孚。關政尚多。虛文尚勝者。臣有以見陛下思古之治。酌今之宜。蓋將師文王之憂勤。法宣帝之總核。以此舉當今之關政。而掃末世之虛文也。臣知之矣。而竊有說焉。臣嘗謂舜文王勞逸之迹雖殊。至其以道自任。以事任人者。蓋同轍而趨也。漢文宣致治之迹雖近。至其寬猛之分。使德勝而漢澤厚。法勝而漢澤衰者。是亦可同日而語也。臣請為陛下陳之。臣嘗讀書考虞舜之所以無為而治者。蓋當是時。遵堯之道。未嘗以一毫私智加其間。凡天下之事。悉舉而任之九官。曰禹。汝平水土。曰后稷。汝播百穀。曰契。汝敷五教。在寬。曰夔。汝典樂教胥子。曰皋陶。汝明刑。以至垂之工。蓋之虞。龍之出納。皆信之。篤任之專。三載而考績。三考而黜陟其人。舜之所以無為而治者。蓋得任人之道故也。至於文王。豈不然哉。文王之所以憂勤。日且具而猶不暇食者。方是時。紂之虐政迫民於水火之中。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夫是以謹身修政。而至於憂勤焉。然而文王之政。則有在矣。勤於大。不動於細。以道為本。以事為末也。文王之時。所謂子曰有疏附。子曰有先後。子曰有奔走。子曰有禦侮者。蓋文王惟知擇人而任之而已。不與焉。蓋周公教成王曰。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謹。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遺。庶獄庶謹。文王罔敢知于茲。夫一國之事。亦非輕矣。而文王既委之人。則不敢

豈不大失也哉。故臣願陛下操其本。治其要。用人而不自用。然後向之所問十數條者。可得而舉也。臣不勝區區謹昧死上懇對。臣伏請聖策曰。蓋聞虞舜無為而天下治。周文王則日昃不遑暇食。漢文寬厚長者。務以德化民。而宣帝則嚴總核之政。以法繩下。此四君者。其道不同。同歸于治。然則勞逸寬猛之異。亦各因其世耶。朕以菲薄養承丕緒。循堯之道。競業萬機。固敢逸豫。亦惟治古帝王是訓。是式。八年於此矣。而德有所未至。信有所未孚。關政尚多。虛文尚勝者。臣有以見陛下思古之治。酌今之宜。蓋將師文王之憂勤。法宣帝之總核。以此舉當今之關政。而掃末世之虛文也。臣知之矣。而竊有說焉。臣嘗謂舜文王勞逸之迹雖殊。至其以道自任。以事任人者。蓋同轍而趨也。漢文宣致治之迹雖近。至其寬猛之分。使德勝而漢澤厚。法勝而漢澤衰者。是亦可同日而語也。臣請為陛下陳之。臣嘗讀書考虞舜之所以無為而治者。蓋當是時。遵堯之道。未嘗以一毫私智加其間。凡天下之事。悉舉而任之九官。曰禹。汝平水土。曰后稷。汝播百穀。曰契。汝敷五教。在寬。曰夔。汝典樂教胥子。曰皋陶。汝明刑。以至垂之工。蓋之虞。龍之出納。皆信之。篤任之專。三載而考績。三考而黜陟其人。舜之所以無為而治者。蓋得任人之道故也。至於文王。豈不然哉。文王之所以憂勤。日且具而猶不暇食者。方是時。紂之虐政迫民於水火之中。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夫是以謹身修政。而至於憂勤焉。然而文王之政。則有在矣。勤於大。不動於細。以道為本。以事為末也。文王之時。所謂子曰有疏附。子曰有先後。子曰有奔走。子曰有禦侮者。蓋文王惟知擇人而任之而已。不與焉。蓋周公教成王曰。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謹。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遺。庶獄庶謹。文王罔敢知于茲。夫一國之事。亦非輕矣。而文王既委之人。則不敢

兼且知焉。誠以為任之不專。則責治之無所也。是舜文王一道也。今陛下獨知師文王之憂勤。而不能任人以為治。臣之所以憂者。陛下不能任人以為治者。臣以為天子之職。莫大於任相。今陛下置相而獨取夫奉職守法順旨而易制者充焉。凡今宰相之事。不過奉行文書條理而已矣。一政事無不從中治也。一聽斷無不從已出也。陛下好自用。而使宰相循循而入。唯唯而退。臣不知陛下亦安賴是為哉。且君猶元首。臣猶股肱也。陛下棄股肱而運動。廢耳目而視聽。臣恐宰相權輕。則近習得以乘間而議政。此大不可也。東漢之事可鑒矣。光武懲王氏竊國之禍。矯枉過正。雖寇鄧耿賈之賢。而猶不大任之。以吏事責三公。不十餘年之間。而易置者凡十數。折辱如奴隸。棄去如傳舍。子孫承之。終東漢之世。卒以宰相之權輕。而其天下搏弄於后戚宦寺之手。可哀也已。今日之事。陛下當用老成忠直。識慮過人

者。禮而任之。勿間勿疑。而使得專意於當今之大計。則舜文王之治。陛下得之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任宰相而能為治。陛下之所宜察也。若夫漢文以德化人。漢宣以法繩下。是二君者。臣不敢以宣帝望陛下也。臣讀史觀文帝之治。溫然有三代之風。勸力田而務農者衆。除肉刑而犯法者寡。惇孝弟而尺布斗粟之謠。可以見民德之歸厚。省力役而紅腐貫朽之積。可以知治効之必至。聽張釋之不用畜夫之辯。口而秦巫疾苛察之風。為之衰息。與匈奴俱素細故。倍之大道。而瘡痍之民。得以休養。凡此之務。皆益子言於戰國。不見信用者。而文帝乃能行之。文帝之治。純於德。故能基四百年之業。則其所以結民者。至矣。若夫宣帝之中興。其一時之政。非不美也。然而其役智也。察其用法也。深信賞必罰之間。中和之意。亡矣。蓋寬饒以忠直見殺。而王成以欺偽見褒。當是時。有識之士。察微而知著者。咸謂德不足而法

有餘。漢之業未有不暫興而亟衰者也。王吉路溫舒皆長者之言。而謂為迂闊不見聽用。自今觀之。衰漢之業者。豈不自神爵五鳳之間。誅名責實之過哉。陛下徒察其勵精總核之迹。以為筭計見効優於孝文。此羣臣之說誤陛下也。臣竊觀今日之治。謂之責實。而失實莫大焉。凡天子欲有為。則羣臣以有為之說進陛下。喜辯給。故朴忠者退。而機巧者自飾於其間。陛下好才智。故沉厚有謀者或不見寤。而輕矯自售者得逞於其內。陛下重武夫而儒者為迂闊之具。陛下思法吏而忠厚之人蒙不職之罰。凡此皆宣帝之失也。而陛下又委魏相丙吉之徒為之佐。臣恐有其失無其治也。臣非不知陛下之意。蓋將舉弊政而更新之。然臣竊惟當今事勢。雖有緩病。而不可繩之以急政。雖若無法。而不可一之於用法。以急政救緩病。以用法救無法。臣恐今日之治。行之不得其中。則衰亂繼之。故天下大器也。器久不

用。則蠹空其中。然而舉敗器而急持之。則破壞分裂不可復為全器矣。病之深者。非一夕可攻而復。今者百藥皆試矣。怒其不為。而以毒攻之。使異時良醫措手之無所。此甚可思而勦也。故臣願陛下廓然立乎廣大之域。坦然行乎仁義之途。勿邀近功。勿喜小利。急當今之所緩。緩當今之所急。則宣帝之治。陛下當自過之。奈何欲効雜霸之主乎。臣之所論。勞逸寬猛之說如此。陛下勿徒謂各因其時而已也。陛下自以為德有所未至。信有所未孚。此誠未至且未孚也。陛下承大統以來。求古帝王之治。而訓式之。然師文王之憂勤。而不師其任人。喜宣帝之總核。而不察其雜霸。則德何以至。信何以孚。數年之間。行之不為不久。而闕政尚多。虛文尚勝。則是陛下之已行者未得其道。蓋亦反其本而已矣。此大事也。故臣反覆詳言之如此。臣伏讀聖策曰。敦朴以示化。而踰制者尚繁。欽恤以祥刑。而抵法者尚衆。

臣有以見陛下欲美教化省刑罰之意甚切也。臣聞民無有不可化而惠化之之道未至。刑無有不可措而惠措之之心未切。漢之文帝閱秦俗之奢麗無法也。躬為儉約以先之。衣弋綵之衣。情露臺之費。帝王舉動敦朴如此。而當時之民猶且富人大貧而帝服倡優下賤而后飾者往往有之。文帝不以罪民也。而愈自黜降。期於必化。卒之華秦之俗為漢之俗者。文帝敦朴之功也。今陛下儉約之德雖遠方夷狄皆知之。然而後宮妃嬪以華靡相。一。豈能皆衣不曳地如漢夫人乎。執政侍臣以聲色自奉者。揚綰乎。刑之於家然後可以化之於國。近然後可以効之於遠。然則敦朴之化。臣願陛下力行之而已矣。太宗見隋亂之初定也。用魏徵之言。勉行仁義。貞觀之末歲。讞死罪二十九人。幾至刑措。太宗勉強以行仁義。猶足以收刑措之功。向使信封倫之說。一切

以鬼域待其民。法令密於蝟毛。誅罰甚於湯火。則刑者相警。犯者相繼。雖有百皋陶。無益於愚民之陷溺而抵死也。今陛下欽恤之詔雖曰屢下。而誠心不加焉。俗吏不知愛護赤子。而以斬罰煅煉為治。用法酷急。循文刻深。賂賄公行而無辜蒙戮。至於窮極根株。網羅罪誤者尚多有之。而陛下又躬行督責之政。煥用武健之吏。以此示之。臣謂刑人之衆無恠也。然則欽恤之意。臣願陛下允蹈之而已矣。臣伏讀聖策曰。嚴入仕之途。而銓曹猶未清。察長民之官。而循吏猶未盡。臣有以見陛下欲清冗官。用循吏之意。甚至也。臣聞古之立法者。其一一必開其一。古之責吏者。責其實。必畧其文。唐陸贄勸德宗愛惜名器。雖虛爵不以妄予。可謂嚴矣。至其論考課之法。則曰。嚴才取吏有三術焉。一曰。拔擢以旌其異能。二曰。黜罷以糾其失職。三曰。序遷以謹其守常。如此。則高課者驟升。無庸者亟退。其餘績非出類。守不

敗官則循以常資。約以定限。贄於法度之外。所建如此。則清吏道之源也。今日嚴銓試之法。重任子之舉。申實歷之禁。華岳祠之儔。行之以漸。議者自息。然臣獨於限負改秩之事。必謂不可。此賢愚同滯之弊也。當今行陸贄之三術。然後功過白而黜陟明。吏道之不清。非所患矣。故臣曰。禁其一者。此也。漢龔遂為渤海太守。請於帝曰。勿拘臣以微文。臣請得以便宜治。故遂之政。非俗吏之所能為。今也。令顧守。守顧監司。上下相承。虛文自營。期於免過。蓋目之外。有不見。是之外。有不履也。簿書期會之間。一不報。則大夫譴至。尚何暇為古循吏之事乎。陛下惠恤元元。精擇守令。不可謂不加意也。臣謂宜於召對之時。察其人忠實可用。則許之以凡愛利之政。得自為之。如此。則循吏之効。當不愧於兩漢矣。故臣曰。責實必略其文者。此也。臣伏讀聖策。嘆士風之未厚。悼民俗之未淳。獨至此而有激焉。三

此陛下事也。士風之所以未厚者。是陛下輕之故也。民俗之所以未淳者。是陛下忽之故也。夫以士風之未厚為陛下輕之者。臣聞魯甘齊餌。而孔子行。秦任惠文。而四皓隱。漢殺三良。而二蹠去。何則。此三君者。意不在士也。然孔子行而魯弱。四皓隱而秦亡。二蹠去而漢亦衰矣。蓋士重則國重。士輕則國輕。自古人君輕士。則士散而之田畝。遁而伏山林。非其時也。深藏而不仕。至於浮薄輕偽之徒。貪冒嗜利。而無恥者。然後陷爵祿而不知出。觸刑辟而不知悔。此士風之所以衰也。士之所以待士者。益薄。士之所以自待者。益不重。而輕。臣不意乃於今而見此也。近時士人。知有爵祿。不知有禮義。豈惟陛下賤之。雖臣亦賤之也。然陛下過矣。臣聞之。陛下嘗謂取人不必由此。至以科舉為可廢。學官為可罷。臣不覺中夜嘆息自憤。近世士風之不立。至令人主有厭薄吾徒之意。則吾徒之罪也。然駑馬之不進。而因欲廢

車。糝粟之不良。而因欲廢食。雖陛下亦知無是理矣。胎卵之不。則麟鳳來集。魚鱉之各。遂則龜龍來游。陛下勿謂書生為無用。贅疣之物。汲汲然求所以長育成就。洗濯磨淬之。嚴學官之選。重科舉之意。則士無賢不肖。皆知感激奮迅。求所以報上。而真材實能出矣。夫以民俗之未淳。為陛下忽之者。臣聞湯武興而民好善。幽厲興而民好暴。故太公好仁。邠國貴恕。上之所示。下之所趨也。書曰。教化奢。麗萬世同流。商民之化如此。而周之君臣必欲使之有士君子之行。如周民焉。然則風俗教化。古帝王之先務也。今也士大夫不知有節義廉恥。小民不知有孝慈悌順。見利則趨。見便則奪矣。刺繡文不知倚市門。伏農畝不如持兵杖。習之久則居之也安。風俗如此。可不大哀而救之耶。陛下朝之與大臣圖議者。皆目前之事。之為急。所謂民俗者。古之君子於此察焉。以觀興亡。以考得失。而今也。恬不加省。如今之

俗。蕩而不反。則臣將見鄙暴勝而賊民興。天下一日有急。不知所恃矣。陛下宜先勵一。大夫之節。舉清遠之人。黜貪鄙之士。然後小民可得而濟矣。臣伏讀聖策。至有所謂廣儲蓄而食未豐。蠲租賦而人未裕。臣以為儲蓄雖廣。而非誠廣。租賦雖蠲。而非誠蠲。何也。臣聞古者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矣。方是時。公私共之。周官大司徒之職。掌鄉里之委積。以待凶荒。掌縣鄙之委積。以卹艱阨。後世王制既衰。雜以權術。故魏用平糶之法。漢置常平之倉。社倉起於隋。義倉興於唐。其實皆一也。所以制低昂而權斂散。以利民也。而今也。雖有常平義倉之名。而無其實。儲蓄之。盡挂簿書。移用者十三。侵盜者十五。故旱荒歲饑。則餓殍之民。填委溝壑。故臣謂儲蓄雖廣。而非誠廣。此在陛下申戒。有司專以惠民為急。勿徒曰應法而已。則善矣。古者取民有制。故民力常寬。漢之時。蓋

兵戈之餘。故時有所賚予。賜民田租半。賜三老孝悌力田帛。人若干匹。歲時有餽餼。寡有養。此猶有近古之風也。而當是時。實惠及民。民拜漢之德。不忘。近者陛下加意黎元。去遠方虛額之數。放四道夏租之半。陛下於急迫之時。而行寬大之政。此人主之用心也。然而陛下雖有蠲利之名。而講利之臣未去。雖有惠民之意。而擾民之吏猶在。臣恐實利未必及民。如漢文景之時也。故臣謂租賦雖蠲。而非誠蠲。此在陛下。逐去聚斂之臣。示天下以愛民之意。則常賦之外。不至他歛。民將有息肩之所矣。臣伏讀聖策曰。有勸農之官。而田不加闢。任觀風之使。而民或告寃。此又陛下重民本。求民瘼之言也。臣觀方今虛名之事非一。而守令之勸農為甚。曠職之吏非一。而監司之廉察為最。自古勸課。限桑積以歲月。使斯民菽粟如水火者。三代而下。未有若漢文帝之時也。當是時。力田有官。一歲而詔。蠲下。誠意如此。不為

虛文也。今日守令以勸農為職。而大抵皆因於錢穀獄訟之間。田萊荒而吏不知。游手末作之人多。而官不禁。方春農時。太守率吏民飲近郊。應故事。事已則退。非真能下問父老。勸勉子弟。察視原野。憂勤冰旱。夙夜究心於其間。切於其身也。臣謂今宜嚴守令勸農之課。視其廢最而黜陟之。亦在陛下加之意而已矣。自古遣使郡國以助耳目。然適足以病民而無益者。漢武帝末年是也。當是時。繡衣直指之將以求民疾苦而除去之也。吏有害於民。得以按奏。而今之監司大抵率無數人稱職。私意勝。則察舉有所不公。寬猛失當。則民情有所不適。今天下凡幾道。監司不過十數人。此宜使宰相精擇其能。不以輕授。陛辭之日。陛下又丁寧而訓勅之。陛下視天下如一身。手足麻痺。則腹心不期而自救。如此為治。雖幽遐之民。皆獲所欲。如在羣

之下矣。臣伏讀聖策曰：側席幽人，而賢才尚遺。伏軾勇士，而猛將猶闕。臣於此竊有疑焉，而不敢不為陛下陳之也。臣觀自三代之衰，世之君子安其富貴，而不復思天下有遺佚不舉之民。漢唐以來，則皆徇其名而實未嘗行其道。間者陛下詔郡國舉山林之遺才，時亦有應詔而出者。陛下輒官之，臣不知陛下舉其人將行其道耶？抑不知陛下姑采其虛譽而姑與之虛名而已耶？臣之來聞之道路，謂陛下外優儒生，而心實輕之。如此，則陛下之所謂側席幽人者，臣未敢以為誠然也。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今陛下春秋鼎盛，方銳意求治之時，羣臣之間正乏所謂野人者，以正言直道立乎其中，亦忌不疑。是非毀譽不能搖，利害重輕不能奪。如此，則凡為陛下立大事，斷大議者，必此人也。今陛下左右讒讀之臣，率皆以阿世取媚者為之。是以成陛下至使陛下例以為儒生之說，好守古以非今。好言人主之過，以自是其學，穿虛無用。迂闊難從，夫是以意常輕之。此何幽人之可致乎？陛下必先信其道，尊禮其人，然後如臣所謂能為陛下立大事，斷大議者出焉。非若世之所謂白首窮經，槁死無用之人而足也。臣又觀今之將帥，不若昔之將帥。今之士卒行伍，不若昔之士卒行伍。此陛下之所憂也。然而陛下伏軾臨觀之際，將自察之。臣竊以為未也。本朝得狄青於行伍之間，豈獨取其武力而已哉？陛下憤大辱之未雪，慨然有清中原之心，而目中諸將不足為用。平時寇盜竊發，且不能禦，而況此大功歟？陛下何不忍之歲月，待其可為，然後動。而臣竊聞之，陛下親擐甲冑，躬試毬馬。雖有諫者，每拒而不納。臣知陛下之意，非溺乎此也。蓋將以有為也。然就使一旦有警，陛下豈將親統六師以督戰乎？夫人主自將，危道也。陛下盍不念太上皇帝險阻艱難之備嘗也哉？臣恐介冑毬馬之事，不足以示武於敵人。適足以貽

陛下之憂也。然而陛下伏軾臨觀之際，將自察之。臣竊以為未也。本朝得狄青於行伍之間，豈獨取其武力而已哉？陛下憤大辱之未雪，慨然有清中原之心，而目中諸將不足為用。平時寇盜竊發，且不能禦，而況此大功歟？陛下何不忍之歲月，待其可為，然後動。而臣竊聞之，陛下親擐甲冑，躬試毬馬。雖有諫者，每拒而不納。臣知陛下之意，非溺乎此也。蓋將以有為也。然就使一旦有警，陛下豈將親統六師以督戰乎？夫人主自將，危道也。陛下盍不念太上皇帝險阻艱難之備嘗也哉？臣恐介冑毬馬之事，不足以示武於敵人。適足以貽

笑於黠虜陛下無謂伏軾既久。猛獠出而輕為此舉也。陛下有知人之佐。將為陛下舉得其人。未有不為用者也。若夫屯田積穀。謂兵不如農。擇帥之道。或謂文不如武。此誠皆通也。使屯田積穀。如魏元國之於西邊。諸葛孔明之於渭上。曹操之於許昌。杜預之於劉襄。兩淮之間。則何有乎兵。不如農。使擇帥。安適能如薛琦之於河北。范仲淹之於陝西。威德並行。美虜震懼。則何有乎文。不如武。臣之所慮者。獨在屯田。無一定之策。而輕試迎合之言。擇帥非可思之人。而使取輕言之士。如此。恐誤陛下事也。陛下之所問十四條者。臣意已陳於前矣。而終策之曰。救弊之術。時措之宜。子大夫之所諱聞也。其悉心以對。毋枉執事。朕將親覽焉。夫救弊之術。時措之宜。前所陳蓋具之矣。而臣之拳拳思所以悉心而對者。不過願陛下標本而治。清心而應。勿忽近功以害大事。如斯而已矣。蓋以陛下智止之物。

有輕待人臣之心。才兼衆人。有獨馭天下之意。先事而察。審而欲為之。志囂然而不寧。於是求詳之過。有役智之病。有自用之失。故勤勞總核之効。不見於十四事者之中。况使陛下居晦以用明。處靜以制動。分職而任之人。擇人而付之職。有功則加賞。有罪則加罰。其道豈不甚約而易行也哉。以陛下英明之主。而七八年之間。未有所立者。是陛下即位之初。小人以邪學導誘陛下。攬威權以自用。此其所以為失也。夫古之立威權者。誠亦有說。方時之弊。或在於女后與政。或在於強臣專國。或在於宦寺竊權。或在於藩鎮方命。使太阿之柄倒授。堂陛之勢逆置。蓋名分僭差。國威潛削之後。於是乎人君乃總權以立天下之大分。漢唐中興之君是也。方時之病。上下姑息風俗。苟且解縱繩墨。人自為意。枉恩而不知義。稍疎其恩。則生怨。縱欲而不知法。稍節其欲。則思亂。蓋紀綱陵壞。風采消委之餘。

於是乎人君乃立威以變易天下之耳目。我藝祖皇帝之創業是也。然威權用於一時。而德澤垂於萬世。蓋古之帝王唯恐一失人心。則雖有威權無所用之。今陛下獨懲近世委靡頹墮之弊。思有以振作之。而小人遂勸陛下以獨斷自用。此豈為治之祥也哉。臣願陛下擇忠朴正直之人而委任之。察左右近習之姦而逐去之。虛心以接納和顏以聽諫。布德澤以結民心。優儒禮以長人才。謹邊備勿輕用兵。省國費勿多取財。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人疾莊士。如此豈惟可以小康。乃大有為之基也。臣之所謂本者此也。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牖戶虛矣。幸陛下留意。臣愚不識。忌諱言涉狂。意惟陛下幸赦。臣謹對。

程